

尚書註疏

□ 12
78
1





門 仁 2  
號 78  
卷 1

尚書正義序

唐孔穎達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長春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夫書者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古之王者事摠  
萬機發號出令義非一揆或設教以馭下或展禮以事  
上或宣威以肅震曜或敷和而散風雨得之則百度惟  
貞失之則千里斯謬樞機之發榮辱之主絲綸之動不  
可不慎所以辭不苟出君舉必書欲其昭法誠慎言行

萬曆十五年刊

尚書

一



也。其泉源所漸，基於出震之君，黼藻斯彰，郁乎如雲之  
后，勳華揖讓，而典謨起。湯武革命，而誓誥興。先君宣父  
生於周末，有至德而無至位，修聖道以顯聖人。芟煩亂  
而翦浮辭，舉宏綱而撮機要。上斷唐虞，下終秦魯。時經  
五代，書摠百篇。採翡翠之羽毛，拔犀象之牙角。罄荆山  
之石，所得者連城窮漢水之濱。所求者照乘。巍巍蕩蕩，  
無得而稱。郁郁紛紛，於斯為盛。斯乃前言往行，足以垂  
法將來者也。暨乎七雄已戰，五精未聚。儒雅與深穽同  
埋，經典共積薪俱燎。漢氏大濟區宇，廣求遺逸。採古文

於金石，得今書於齊魯。其文則歐陽夏侯二家之所說，  
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註之，寔遭  
巫蠱，遂寢而不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  
覩其學。所註經傳，時或異同。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  
於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  
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  
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為正義者，  
蔡大寶、巢猗、費彪、顧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  
因循，沾釋註文義皆淺略。惟劉焯、劉炫最為詳雅。然焯



乃織綜經文。穿鑿孔穴。詭其新見。異彼前儒。非險而更爲險。無義而更生義。竊以古人言誥。惟在達情。雖復時或取象。不必辭皆有意。若其言必託數經。悉對文。斯乃鼓怒浪於平流。震驚颯於靜樹。使教者煩而多惑。學者勞而少功。過猶不及。良爲此也。炫嫌焯之煩雜。就而刪焉。雖復微稍省要。又好改張前義。義更太略。辭又過華。雖爲文筆之善。乃非開獎之路。義旣無義。文又非文。欲使後生若爲領袖。此乃炫之所失。未爲得也。今奉明勅。考定是非。謹罄庸愚。竭所聞見。覽古人之傳記。質

近代之異同。存其是而去其非。削其煩而增其簡。此亦非敢臆說。必據舊聞。謹與朝散大夫行太學博士臣王德韶。前四門助教臣李子雲等。謹共銓敘。至十六年。又奉

勅。與前修疏人。及通直郎行四門博士驍騎尉臣朱長才。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太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儒林郎守四門助教雲騎尉臣王士雄等。對

勅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二十卷。庶對揚於



聖範莫有益於童稚略陳其事敘之云爾

尚書正義序終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氏序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長春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尚書序

釋文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并疏曰道

本冲寂非有名言既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既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書者如也則書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熙



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為著言事得彰著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君口出言即書為法所書之事各有云為遂以所為別立其稱稱以事立故不名書至於此書者本書君事雖有別正是君言言而見書因而立號以此之故名異諸部但諸部之書隨事立名名以事舉要名立之後亦是筆書故百氏六經摠曰書也論議所謂題意別名各自載耳昭二年左傳曰晉韓起適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此摠名書也序者言序述尚書起存亡註說之由序為尚書而作故曰尚書序周頌曰繼序思不忘毛傳云序者緒也則緒述其事使理相胤續若繭之抽緒但易有序卦子夏作詩序孔子亦作尚書序故孔君因此作序名也鄭玄謂之贊者以序不散避其序名故謂之贊贊者明也佐也佐成序義明以註解故也安國以孔子之序分附篇端故已之摠述亦謂之序事不煩重義無所嫌也故

古者伏犧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

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犧氏伏古作慮犧本又作義亦作戲許皮反說文云賈侍

中說此犧非古字張揖字詁云羲古字戲今字一號包羲氏三皇之最先風姓母曰華胥以木德王即太皞也王于況反畫乎麥反卦俱賣反契苦計反書者文字契者刻木而書其側故曰書契也一云以書契約其事也鄭玄云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也結繩易繫辭下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文文疏言前世之政用結繩今有書契以字也籍籍書疏代之以則伏犧時始有文字以書事故曰由是文籍生焉自今本昔曰古古者以聖德伏物教人取犧牲故曰伏犧字或作宓犧音亦同律歷志曰結作網罟以取犧牲故曰伏犧或曰包犧言取犧而包之顧氏讀包為庖取其犧牲以供庖厨顧氏又引帝王世紀云伏犧母曰華胥有巨人跡出於雷澤華胥以足履之



有娠生伏犧於成紀蛇身人首月令云其帝太昊繫辭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是直變包言伏耳則伏犧是皇言王天下者以皇與帝王據跡為優劣通亦為王故禮運云昔者先王亦謂上代為王但自下言之則以上身為王據王身於下謂之王天下也知伏犧始畫八卦者以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也後乃云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知之也知時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者亦以繫辭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蓋取諸夬是造書契可以代結繩也彼直言後世聖人知是伏犧者以理比況而知何則八卦畫萬物之象文字書百事之名故繫辭曰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畫八卦是萬象見於卦然畫亦書也與卦相類故知書契亦伏犧時也由此孔意正欲須言伏犧時有書契本不取於八卦今云八卦者明書契相類據繫辭有畫八卦之成文而言明伏犧造書契也言結繩者當如鄭注云為約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王肅亦曰結繩識

其政事是也言書契者鄭云書之於木刻其側為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若結繩之為治孔無明說義或當然說文云文者物象之本也籍者借也借此簡書以記錄政事故曰籍蓋取諸夬夬者決也言文籍所以決斷宣揚王政是以夬繇曰揚于王庭繫辭云包犧氏之王天下又云作結繩而為罔罟蓋取諸離彼謂結罔罟之繩與結為政之繩異也若然尚書緯及孝經識皆云三皇無文字又班固馬融鄭玄王肅諸儒皆以為文籍初自五帝亦云三皇未有文字與此說不同何也又蒼頡造書出於世李蒼頡豈伏義時乎且繫辭云黃帝堯舜為九事之目末乃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是後世聖人即黃帝堯舜何得為伏犧哉孔何所據而更與繫辭相反如此不同者藝文志曰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况遭秦焚書之後羣言競出其緯文鄙近不出聖人前賢共疑有所不取通人考正偽起哀平則孔君之時未有此緯何可引以為難乎其馬鄭諸儒以據文立說見後世聖人在九事之科便謂書起



五帝自所見有異亦不可難孔也而繫辭云後世聖人在九事之下者有以而然案彼文先歷說伏犧神農蓋取下乃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是黃帝堯舜之事也又舟楫取渙服牛取隨重門取豫曰杵取小過弧矢取睽此五者時無所繫在黃帝堯舜時以否皆可以通也至於宮室葬與書契皆先言上古者乃言後世聖人易之則別起事之端不指黃帝堯舜時以此葬事云古者不云上古而云易之以棺槨棺槨自殷湯而然非是彼時之驗則上古結繩何廢伏犧前也其蒼頡則說者不同故世本云蒼頡作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傅玄皆云蒼頡黃帝之史官也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直云古之王也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當在庖犧蒼頡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廣雅曰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分為十紀則大率一紀二十七萬六千年十紀者九頭一也五龍二也攝提三也合維四也連通五也序命六也循蜚七也因提八也

禪通九也疏佗十也如揖此言則蒼頡在獲麟前二十七萬六千餘年是說蒼頡其年代莫能有定亦不可以難孔也然紀自燧人而下揖以為自開闢而設又伏犧前六紀後三紀亦為據張揖慎到徐整等說亦不可以年斷其疏佗之紀似自黃帝為始耳又依易緯通卦驗燧人在伏犧前表計真其刻曰蒼牙通靈昌之成孔演命明道經鄭玄注云刻謂刻石而記識之據此伏犧前已有文字矣又陰陽書稱天老對黃帝云鳳皇之象首戴德背負仁頸荷義膺抱信足履政尾繫武又山海經云鳳皇首文曰德背文曰義翼文曰順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又易繫辭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是文字與天地並興焉又韓詩外傳稱古封太山禪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又管子書稱管仲對齊桓公曰古之封太山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識十二而已首有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其登封者皆刻石紀號但遠者字有彫毀故不可識則夷吾所不識者六十家又在無懷氏前孔子觀而不識又多於夷吾是文字在伏犧之前已自久



遠何怪伏犧而有書契乎如此者蓋文字在三皇之前未用之教世至伏犧乃用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是教世之用猶燧人有火中古用以燔黍捭豚後聖乃修其利相似文字理本有之用否隨世而漸也若然惟繫辭至神農始有噬嗑與益則伏犧時其卦未重當無雜卦而得有取諸夬者此自鄭玄等說耳案說卦曰昔者聖人幽贊於神明而生著繫辭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伏犧用著而筮矣故鄭注說卦亦曰昔者聖人謂伏犧文王也繫辭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是言爻皆三歸奇為三變十八變則六爻明矣則筮皆六爻伏犧有筮則有六爻何為不重而怪有夬卦乎

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

五典言常道也○少詩照反昊胡老反少昊金天氏名摯字青陽一曰玄暉已姓黃帝之子

子母曰女節以金德王五帝之最先顓音專頊許王反顓頊高陽氏姬姓黃帝之孫昌意之子母曰景僕

謂之女樞以水德王五帝之二也高辛帝嚳也姬姓嚳口毒反母名不見以木德王五帝之三也唐帝堯也姓伊耆氏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號陶唐氏帝嚳之子帝摯之弟母曰慶都以火德王五帝之匹也虞帝舜也姓姚氏國號有虞顓頊六世孫瞽瞍之子母曰握登以土德王五帝之五也先儒解三皇五帝與孔子疏伏犧至常道也○正義曰墳大也以同並見發題所論三皇之事其道至大故曰言大道也以典者常也言五帝之道可以百代常行故曰言常道也此三皇五帝或舉德號或舉地名或直指其人言及稱便不為義例顧氏引帝王世紀云神農母曰女登有神龍首感女登而生炎帝人身牛首黃帝母曰附寶見大電光繞北斗樞星附寶感而懷孕二十四月而生黃帝日角龍顏少昊金天氏母曰女節有星如虹下流意感而生少昊顓頊母曰景僕昌意正妃謂之女樞有星貫月如虹感女樞於幽房之宮而生顓頊堯母曰慶都觀河遇赤龍晡然陰風感而有孕十四月而生堯又云舜母曰握登見大虹感



而生舜此言謂之三墳謂之五典者因左傳有三墳五典之文故指而謂之然五帝之書皆謂之典則虞書皋陶謨益稷之屬亦應稱典所以別立名者若主論帝德則以典為名其臣下所為隨義立稱其三墳直云言大道也五典直云言常道也不訓墳典之名者以墳大典常訓可知故略之也常道所以與大道為異者以帝者公平天下其道可以常行故以典言之而皇優於帝其道不但可常行而已又更大於常故言墳也此為對例耳雖少有優劣皆是大道並可常行故禮運云以大道之行為五帝時也然帝號同天名所莫加優而稱皇者以皇是美大之名言大於帝也故後代措廟立主尊之曰皇生者莫敢稱焉而士庶祖父稱曰皇者以取美名可以通稱故也案左傳上有三墳五典不言墳是三皇之書典是五帝之書孔知然者案今堯典舜典是二帝二典推此二典而上則五帝當五典為五帝之書今三墳之書在五典之上數與三皇相當墳又大名與皇義相類故云三皇之書為三墳孔君必知三皇有書者案周禮

小史職掌三皇五帝之書是其明文也鄭玄亦云其書即三墳五典但鄭玄以三皇無文或據後錄定孔君以為書者記當時之事不可在後追錄若當時無書後代何以得知其道也此亦孔君所據三皇有文字之驗耳鄭玄注中候依運斗樞以伏犧女媧神農為三皇又云五帝座帝鴻金天高陽高辛唐虞氏知不爾者孔君既不依緯不可以緯難之又易興作之條不見有女媧何以輒數又鄭玄云女媧修伏犧之道無改作則已上修舊者衆豈皆為皇乎既不數女媧不可不取黃帝以充三皇耳又鄭玄數五帝何以六人或為之說云德協五帝座不限多少故六人亦名五帝若六帝何有五座而皇指大帝所謂燿魄寶止一而已本自無三皇何云三皇豈可三皇數人五帝數座二文舛互自相乖阻也其諸儒說三皇或數燿人或數祝融以配犧農者其五帝皆自軒轅不數少昊斯亦非矣何燿人說者以為伏犧之前據易曰帝出於震震東方其帝太昊又云古者包犧氏之王天下也言古者制作莫先於伏犧何以燿人廁在



前乎又祝融及顓頊以下火官之號金天已上百官  
之號以其徵五經無云祝融為皇者縱有不過如共  
工氏共工有水瑞乃與犧農軒摯相類尚云霸其九  
州祝融本無此瑞何可數之乎左傳曰少昊之立鳳  
鳥適至於月令又在秋享食所謂白帝之室者何  
為獨非帝乎故孔君以黃帝上數為皇少昊為五帝  
之首耳若然案今世本帝繫及太戴禮五帝德并家  
語宰我問太史公五帝本紀皆以黃帝為五帝此乃  
史籍明文而孔君不從之者孟軻曰信書不如其無  
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言書以漸染之濫也孟  
軻已然況後之說者乎又帝繫本紀家語五帝德皆  
云少昊即黃帝子青陽是也顓頊黃帝孫昌意子帝  
嚳高辛氏為黃帝曾孫玄囀孫僑極子堯為帝嚳子  
舜為顓頊七世孫此等之書說五帝而以黃帝為首  
者原由世本經於暴秦為儒者所亂家語則王肅多  
私定大戴禮本紀出於世本以此而同蓋以少昊而  
下皆出黃帝故不得不先說黃帝因此謬為五帝耳  
亦由繫辭以黃帝與堯舜同事故儒者共數之焉孔

君今者意以月令春曰大昊夏曰炎帝中央曰黃帝  
依次以為三皇又依繫辭先包犧氏王沒神農氏作  
又沒黃帝氏作亦文相次皆著作見於易此三皇之  
明文也月令秋曰少昊冬曰顓頊自此為五帝然黃  
帝是皇今言帝不云皇者以皇亦帝也別其美名耳  
太昊為皇月令亦曰其帝太昊易曰帝出於震是也  
又軒轅之稱黃帝猶神農之云炎帝神農於月令為  
炎帝不怪炎帝為皇何怪軒轅稱帝而梁主云書起  
軒轅同以燧人為皇其五帝自黃帝至堯而止知帝  
不可以過五故曰舜非三皇亦非五帝與三王為四  
代而已其言與詩之為體不雅則風除皇已下不王  
則帝何有非王非帝以為何人乎典謨皆云帝曰非  
帝如  
何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  
一揆○夏禹天下號也以金德王三王之最先商湯  
武王有天下號也以水德王三王之二也周文王  
報反告也示也與鳥報反深也揆癸癸反度也疏至



至一揆。正義曰：既皇書稱墳，帝書稱典，除皇與帝，墳典之外，以次累陳，故言至于夏商周三代之書，雖復當時所設之教，與皇及帝墳典之等，不相倫類，要其言，皆是雅正辭誥，有深奧之義，其所歸趣，與墳典一揆，明雖事異，墳典而理趣終同，故所以同入尚書，共為世教也。孔君之意，以墳典亦是尚書，故此因墳典而及三代，下云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是墳典亦是尚書之內，而小史偏掌之者，以其遠代，故此亦既言墳典，不依外文，連類解八索九丘而言，三代之書，廁於其間者，孔意以墳典是尚書，丘索是尚書外物，欲先說尚書事，訖然後及其外物，故先言之也。夏商周之書，皆訓誥誓命之事，言設教者，以此訓誥誓命，即為教而設，故云設教也。言不倫者，倫類也。三代戰爭，不與皇帝等類，若然，五帝稱典，三王劣而不倫，不得稱典，則三代非典，不可常行，何以垂法乎？然三王世澆，不如上代，故隨事立名，雖篇不自典，理實是典，故曰雅誥、奧義，其歸一揆，即為典之謂也。然三王之書，惟無典、謨，以外訓誥誓命、歌、貢、征、範，類猶有八

獨言誥者，以別而言之，其類有八，文從要約，一誥兼焉。何者，以此八事皆有言，以誥示，故摠謂之誥。又言與義者，指其言謂之誥，論其理謂之義，故以義配焉。言其歸一揆，見三代自歸於一，亦與墳典為一揆者。況喻之義，假譬人射，莫不皆發志，揆度於的，是故歷猶如聖人立教，亦同揆度於至理，故云一揆。是故歷代寶之，以為大訓。疏：正義曰：顧命云：越王五重，陳寶以為大訓之文，彼注以典、謨為之，與此相當，要六藝皆是，此直為書者，指而言之，故彼注亦然也。彼直周時寶之，此知歷代者，以墳典久遠，八卦之說，謂之八周尚寶之，前代可知，故言歷代耳。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丘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八索，所白反。素，本或疏：八卦至此書也。正義曰：以墳典因外，文作素，而知其丘索與墳典文連，故連而說之，故



摠引傳文以充足已意且為於下見與墳典俱被黜  
削故說而以爲首引言爲論八卦事義之說者其書  
謂之八索其論九州之事所有志記者其書謂之九  
丘所以名丘者以丘聚也言於九州當有土地所生  
之物風氣所宜之事莫不皆聚見於此書故謂之九  
丘焉然八卦言之說九州言之志不同者以八卦交  
互相說其理九州當州有所志識以此而不同此索  
謂求索亦爲搜索以易八卦爲主故易曰八卦成列  
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又曰八卦相盪  
是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出於八卦就八卦而  
求其理則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策天下之事得故謂  
之索非一索再索而已此索於左傳亦或謂之索說  
有不同皆後人失其真理妄穿鑿耳其九丘取名於  
聚義多如山丘故爲聚左傳或謂之九區得爲說當  
九州之區域義亦通也又言九州所有此一句與下  
爲摠即土地所生風氣所宜是所出也言土地所生  
自其動物植物大率土之所生不出此二者又云風  
氣所宜者亦與土地所生大同何者以九州各有土

地有生與不生由風氣所宜與不宜此亦職方禹貢  
之類別而言之土地所生若禹貢之厥貢厥篚也風  
氣所宜若職方其畜宜若干其民若干男若干女是  
也上墳典及索不別訓之以可知故略之丘訓既難  
又須別言九州所宜已下故先訓  
春秋左氏傳曰楚

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即謂上世帝王  
遺書也。○左史史官左右倚於綺反劉琴綺疏春秋

也。○正義曰以上因有外文言墳典丘索而謂之故  
引成文以證結之此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見倚相  
趨過告右尹子革以此辭知倚相是其名字蓋爲太  
史而主記左動之事謂之左史不然或楚俗與諸國  
不同官多以左右爲名或別有此左史乎彼子革答  
王云倚相臣問所招之詩而不知若問遠焉其焉能  
知之彼以爲倚相不能讀之此云能者以此據左傳  
成文因王言而引之假不能讀事亦無妨況子革欲



開諫王之路倚相未必不能讀也言此墳典丘索即此書是謂上帝王遺餘之書也以楚王諭時已在三王之末故云遺書其丘索知是前事亦不知在何代故直摠言帝王耳先君孔子生於

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

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讚易道以黜

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刪色疏先君至九丘○正義曰既結申帝王

遺書欲言孔子就而刊定孔子世家云安國是孔子十一世孫而上尊先祖故曰先君穀梁以為魯襄公

二十一年冬十一月庚子孔子生左傳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巳丑孔子卒計以周靈王時生敬王時卒故

為周末上云文籍下云滅先代典籍此言史籍籍者古書之大名由文而有籍謂之文籍因史所書謂之

史籍可以為常故曰典籍義亦相通也但上因書契而言文下傷秦滅道以稱典於此言史者不但義通

上下又以此史籍不必是先王正史是後代好事者作以此懼其不一故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先言定禮樂者欲明孔子欲反於聖道以歸於一故先言其舊行可從者修而不改曰定就而減削曰

刪準依其事曰約因而佐成曰贊顯而明之曰述各從義理而言獨禮樂不改者以禮樂聖人制作已無

貴位故因而定之又云明舊章者即禮樂詩易春秋是也以易道職方與黜八索除九丘相對其約史記

以刪詩書為偶其定禮樂文孤故以明舊章配之作文之體也易亦是聖人所作不言定者以易非如禮

樂人之行事不須云定又因而為作十翼故云贊耳易文在下者亦為黜八索與除九丘相近故也為文

之便不為義例孔子之修六藝年月孔無明說論語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孔子以

魯哀公十一年及魯為大夫十二年孟子卒孔子甲則致仕時年七十以後修述也詩有序三百一十一

篇全者三百五篇云三百者亦舉全數計職方在周禮夏官亦武帝時出於山巖屋壁即藏祕府世人莫

萬曆十五年刊



見以孔君為武帝博士於祕府而見為知必黜八索除九丘者以三墳五典本有八今序只有二典而已其三典三墳今乃寂寞明其除去既墳典書內之正尚有去者況書外乎故知丘索亦黜除也黜與除其義一也黜退不用而除去之必云贊易道以黜者以不有所與孰有所廢故也職方即周禮也上已云定禮樂即職方在其內別云述之以為除九丘舉其類者以言之則云述者以定而不改即是遵述更有書以述

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夷煩亂

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

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斷丁亂反訖居乙反又許乙反芟色咸反及翦吝淺反撮七活

及機本又作幾典凡十五篇正典二攝十三十一篇亡謨莫胡反凡三篇正二攝一訓凡十六篇正二篇亡攝十四三篇亡誥凡三十一八篇正八攝三十十八篇亡誓市制反凡十篇正八攝二十篇亡命凡十八

篇正十二三篇疏討論至百篇○正義曰言孔子既亡攝六四篇亡懼覽之者不一不但刪詩約史定

禮贊易有所黜除而已又討整論理此三墳五典并

三代之書也論語曰世叔討論之鄭以討論為整理

孔君既取彼文義亦當然以書是亂物故就而整理

之若然墳典周公制禮使小史掌之而孔子除之者

蓋隨世不同亦可孔子之時墳典已雜亂故因去之

左傳曰芟夷蘊崇之又曰俘翦惟命詩曰海外有截

此孔君所取之文也芟夷者據全代全篇似草隨次

皆芟使平夷若自帝嚳已上三典三墳是芟夷之文

自夏至周雖有所留全篇去之而多者即芟夷也翦

截者就代就篇辭有浮者翦截而去之去而少者為

翦截也舉其宏綱即上芟夷煩亂也撮其機要即上

翦截浮辭也且宏綱云舉是據篇代大者言之機要



代一意故耳。孔義或然。典即堯典，舜典，謨即大禹謨。臯陶謨，訓即伊訓，高宗之訓，誥即湯誥。大誥，誓即甘誓。湯誓，命即畢命。顧命之等，是也。說者以書體例有十，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十矣。若益稷、盤庚、車、言、附於十事之例，今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自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以兼之。此云凡百篇，據序而數，故耳。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偽造尚書百兩篇，而為緯者，附之，因此鄭云異者，其在大司徒、大僕、正平。此事為不經也。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四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以為去三千一百二十篇，以上取黃帝玄孫，以為不可依用。今所考覈尚書首自舜之末年，以禪於禹，上錄舜之得用之事，由堯以為堯典，下取舜禪之後，以為舜讓得人，故史體例別而不必君言。若禹貢，全非君言，而禹身事受禪之後，無入夏書之言，是舜史自錄成一法，後代因之耳。所

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

可舉而行，三千之徒，並受其義。恢，苦回反。大，疏。所以

至其義。正義曰：此論孔子正理羣經已畢，摠而結之，故為此言。家語及史記皆云：孔子弟子三千人，故云三千之徒也。

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學士逃難。

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始皇名政，二十六年，初并六國，自

號始皇帝，焚書詩，在始皇之三十四年。坑儒，儒在三十一年。坑苦庚反，難乃且反。解音蟹。疏及秦

壁。正義曰：言孔子既定此書，後雖曰明白，及遭秦

始皇滅除之，依秦本紀云：秦王政二十六年，平定天下，尊為皇帝，不復立論，以為初并天下，故號始皇。為

滅先代典籍，故云坑。儒焚書，以即位三十四年，因置酒於咸陽宮，丞相李斯奏請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令下



三十日不燒，黥為城，且制曰：可是焚書也。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為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又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為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中溫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為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者，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為魏相，慎生鮒，鮒為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為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為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中藏其家書，是安國祖藏之。**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

**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

**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

**義世莫得聞。**校戶教反，詩箋云：鄭國謂學為校，闡尺善反，大也，明也，濟子禮反，郡名也，伏

生名勝，過古臥反，後同，傳直戀反，下傳之。疏漢室至同，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也。

正義曰：將言所藏之書得之所由，故本之也。言龍興者，以易龍能變化，故比之聖人。九五飛龍在天，猶聖

人在天子之位，故謂之龍興也。言學校者，校學之一名也。故鄭詩序云：子衿，刺學校廢。左傳云：然明請毀

鄉校，是也。漢書云：惠帝除挾書之律，立學興教，招聘名士，文景以後，儒者更眾，至武帝尤甚，故云旁求儒

雅。詩小雅曰：匪先民是程，匪大猷是經。彼註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也。伏生名勝，為秦二世博士，

儒林傳云：孝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已九十有餘，老不能行，於是

詔太常使掌故鼂錯往受之，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是年過九十也。案史記秦時焚書，伏生壁



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天下、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以教于齊魯之間、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以教齊魯、傳教既久、誦文則熟、至其末年、因其習誦、或亦目睹、至年九十、鼂錯往受之時、不執經、而口授之、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者、意在傷亡為少之文勢、何者、以數法隨所近而言之、若欲多之、當云得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為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泰誓猶有三十、一案、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獨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案馬融云、泰誓後得、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泰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泰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泰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云民間所得、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

津白魚入舟之事、與泰誓事同、不知為伏生先為此說、不知為是泰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內女子有壞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論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泰誓、以并歸於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於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武帝記載、今文泰誓末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為儒林傳、不分明、因同於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泰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即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泰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為真、亦復何疑、但此先有張霸之徒、偽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感世也、亦可、今之泰誓、百篇之外、若周書之例、以於時實有觀兵之誓、但不錄入尚書、故古文泰誓曰、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是也、又云、以其上古之書、謂之



尚書者此文繼在伏生之下則言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此伏生意也若以伏生指解尚書之名名已先有有則當云名之尚書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云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以尚解上則尚訓為上上者下所慕尚故義得為通也孔君既陳伏生此義於下更無是非明即用伏生之說故書此而論之馬融雖不見孔君此說理自然同故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是也王肅曰上所言之史所書故曰尚書鄭氏云尚書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二家以尚與書相將則上名不正出於伏生鄭玄依書緯以尚字是孔子所加故書贊曰孔子乃尊而命之曰尚書璿璣鈴云因而謂之書加尚以尊之又曰書務以天言之鄭玄溺於書緯之說何有人言而須繫之於天乎且孔君親見伏生不容不悉自云伏生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何云孔子加也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則尚字與書俱有無先後既直云尚何以明上之所言書者以筆畫記之辭羣書皆是知書要責史所為也此其不若前

儒之說密耳云上古者亦無指定之目自伏生言之則於漢世仰遵前代自周已上皆是馬融云有虞氏為書之初耳若易歷三世則伏犧為上古文王為中古孔子為下古禮運鄭玄以先王食腥與易上古結繩同時為上古神農為中古五帝為下古其不相對則無例耳且大之與上為義不異禮以唐虞為太古以下有三代冠而推之為然是為不定則但今世已上仰之已古便為上古耳以書是本名尚是伏生所加故諸引書直云書曰若有配至魯共王好治宮室代而言則曰夏書無言尚書者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

帝之子名餘好呼報反下好古同壞音怪下同字林作數云公壞反毀也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



經謂之傳論如字又音倫科若禾  
 反科斗蟲名蝦蟆子書形似之  
 百篇之由故序其事漢景帝之子名餘封於魯為王  
 死盜曰共存日以居於魯近孔子宅好治宮室故欲  
 哀益乃壞孔子舊宅以增廣其居於所壞壁內得安  
 國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  
 是科斗文字王雖得此書猶壞不止又升孔子廟堂  
 聞金鐘石磬絲琴竹管之音以懼其神異乃止不復  
 敢壞宅也上言藏家書於屋壁此亦屋壁內得書也  
 亦得及傳論語孝經等不從約云得尚書而煩文言  
 虞夏商周之書者以壁內所得上有題目虞夏商周  
 書其序直云書序皆無尚字故其目錄亦然故不云  
 尚書而言虞夏商周之書安國亦以此知尚字是伏  
 生所加推此壁內所無則書本無尚字明矣凡書非  
 經則謂之傳言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是傳  
 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  
 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其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  
 不能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

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也以論  
 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  
 異於先王之書也上已云壞孔子舊宅又云乃不壞  
 宅者初王意欲壞之已壞其屋壁聞八音之聲乃止  
 餘者不壞明知已壞者亦  
 不敢居故云乃不壞宅耳  
 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  
 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  
 其可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  
 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盤  
 庚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  
 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  
 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〇隸音麗謂可隸書  
 寫古文二十五篇謂



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胤征商書仲虺之誥湯  
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秦誓三  
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  
牙冏命合舊音閣又如字下同臯音高本又作咎陶  
音通本又作繇盤步干反本又作般復扶又反下同  
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百篇之序謂  
虞書汨作九共九篇膏飲夏書帝告釐沃湯征汝鳩  
汝友商書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  
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周  
書分器旋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  
命毫姑凡四十二疏悉以至能者○正義曰既云王  
篇亡上時掌反不壞宅以懼神靈因還其書已  
前所得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  
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  
之故言悉也科斗書古文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  
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故曰科斗也以古文經  
秦不用故云廢已久矣時人無能知識者孔君以人  
無能知識之故已欲傳之故以所聞伏生之書比校

起發考論古文之義考文而云義者以上下事義推  
考其文故云義也定其可知者就古文內定可知識  
者為隸古定不言就伏生之書而云以其所聞者明  
用伏生書外亦考之故云可知者謂并伏生書外有  
可知不徒伏生書內而已言隸古者正謂就古文體  
而從隸定之存古為可慕以隸為可識故曰隸古以  
雖隸而猶古由此故謂孔君所傳為古文也古文者  
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案班固漢志及許氏說  
文書本有六體一曰指事上下二曰象形日月三曰  
形聲江河四曰會意武信五曰轉注考老六曰假借  
令長此造字之本也自蒼頡以至至今字體雖變此本  
皆同古今不易也自蒼頡以至周宣皆蒼頡之體未  
聞其異宣王紀其史籀始有大篆十五篇號曰籀  
惟篆與蒼頡二體而已衛恆曰蒼頡造書觀於鳥跡  
因而遂滋則謂之字字有六義其文至於三代不改  
及秦用篆書焚燒先代典籍古文絕矣許慎說文言  
自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  
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亡新居



攝以應制作，改定古文，使甄豐校定，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內書也。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三曰篆書，即小篆。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由此而論，即秦罷古文，而有八體，非古文矣。以至亡新，六書并八體，亦用書之。六體以造其字，其亡新六書於秦八體，用其小篆、蟲書、摹印、隸書，去其大篆、刻符、殳書、署書，而加以古文與奇字，其刻符及署書，蓋同摹印、殳書，同於繆篆、大篆，正古文之別。以摹古文，即蒼頡之體，故鄭玄云：書初出，屋壁皆周時象形文字，今所謂科斗書，以形言之，為科斗，指體，即周之古文。鄭玄知者，若於周時秦世所有，至漢猶當識之，不得云無能知者。又亡新古文，亦云，即孔氏壁內古文，是其證也。或以古文即大篆非也，何者？八體六書，自大篆與古文不同，又秦有大篆，若大篆是古文，不得云古文遂絕。以此知大篆非古文也。六書古文與蟲書本別，則蟲書非科斗書也。鄭玄云：周之象形文

字者，摠指六書象科斗之形，不謂六書之內一曰象形也。又云：更以竹簡寫之，明留其壁內之本也。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臯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以老而口授之時，因誦而連之，故殊耳。其盤庚本當同卷，故有并也。康王之誥，以一時之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內，為篇首，及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為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加序一篇，為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為四十六卷者，謂除序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既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



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四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其餘錯亂摩滅五十八篇外四十二篇也以不可復知亦上送官其可知者已用竹簡寫得其本亦俱送入府故在祕府得有古文也以後生可畏或承認為賢聖間出故須藏之以待能整理讀之者

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

○為于偽反覃徒南反深也思息嗣反採本又作采撫之石反一音之若反敷芳夫反暢丑亮反  
承詔至將來○正義曰安國時為武帝博士孔君考正古文之日帝之所知亦既定訖當以聞於帝帝命注解故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以注者多言口傳傳者傳通故也以傳名出自丘明賓牟賈對孔子曰史失其傳又喪服儒者皆云子夏作傳是傳名久矣但大率秦漢之際多名為傳於後儒者以其傳多或

有改之別云注解者仍有同者以當時之意耳說者為例云前漢稱傳於後皆稱注誤矣何者馬融王肅亦稱注名為傳傳何有例乎以聖道弘深當須詳悉於是研覈精審覃靜思慮以求其理冀免乖違既顧察經文又取證於外故須廣博推考羣經六籍又摭拾採摭羣書之言以此文證造立訓解為之作傳明不率爾雖復廣證亦不煩多為傳直約省文令得申盡其義明文要義通不假煩多也以此得申故能徧布通暢書之旨意是辭達而已不求於煩既義暢而文要則觀者曉悟故云庶幾有所補益於將來讀之者得悟而有益也敷布也厥其也庶幸也幾冀也爾雅有訓既云經籍又稱羣言者經籍五經是也羣言子史是也以書與經籍理相因通故云博考子史時有所須故云採摭耳案孔君此傳辭旨不多是約文也約文無不解是申義也其義既申故云敷暢其義之旨趣耳考其此法不但言少書之為言多須詁訓而孔君為例一訓之後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昭重訓者少此亦約文也



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爲于偽反。又如字。見賢遍反。冠工亂反。巫蠱漢武帝末。征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故經籍道息焉。巫音無。蠱音疏。書序至隱也。正義曰。孔君既言古貽以之反。已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而書序。雖名爲序。不是摠陳書意。汎論乃篇篇各序作意。但作序者。不敢廁於正經。故謙而聚於下。而注述者。不可代作者之謙。須從利益。而欲分之。從便云序。序所以當篇爲作此書之意。則是當篇作意。觀序而昭然。意義顯見。既義見。由序宜各與其本篇相從附近。不宜聚於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如於篇首。令意昭見。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定五十八篇。然此本承詔而作。作畢。當以上奏聞知。但會值國家有巫蠱

之事。好愛經籍之道。滅息假奏。亦不能行。用爲此之故。不復以此傳奏聞。亦以既傳成。不得聞上。惟自傳於已之子孫。以遺與後世之人。使行之。亦不敢望後世必行。故云。若後世有好愛古道。廣博學問。志懷雅正。如此之君子。冀能與我同於慕古之志。以行我道。我道得此。人流行。亦所以傳不隱蔽。是弘道由人也。言巫蠱者。王制曰。執左道以亂政者。殺。鄭玄註云。左道。謂巫蠱之屬。以非正道。故謂之左道。以蠱皆巫之所行。故云。巫蠱。蠱者。摠名。左傳云。惑蠱其君。則蠱者。怪惑之名。指體則藥毒害人者。是若行符厭俗之爲。魅令人蠱惑。天年傷性。皆是也。依漢書。此時武帝末年。上巳年老。淫惑鬼神。崇信巫術。由此姦人江充。因而行詐。先於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氣。上信之。使江充治之。於太子宮果得桐人。太子知已不爲此。以江充故爲陷已。因而殺之。而帝不知太子實心。謂江充言爲實。即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釋長安囚與戰。不勝。而出走奔湖。遂自殺。此即巫蠱事也。言不隱者。不謂恐隱藏已道。以已道人

萬曆十五年刊

書影卷一

千



所不知懼其幽隱人能行之使顯為不隱蔽耳易曰  
謙謙君子仁者好謙而孔君自作揄揚云君子知已  
者亦意在教世欲令人觀此言知已傳是深遠因而  
有所曉寤令之有益故不可以苟謙也亦猶孔子曰  
何有於我哉

尚書註疏卷第一

尚書註疏卷第二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李長春

奉訓大夫司經局洗馬管司業事臣盛訥等奉

勅重校刊

堯典第一

○釋文凡十六篇十

疏○古文尚書堯典第一

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孔君從隸古仍  
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  
侯及歐陽所傳為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  
衆篇相次第訓為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  
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  
既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為故為第一也然  
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為法上取堯事下終  
禪禹以至舜終皆為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



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即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禹謨皋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甘誓泰誓三篇湯誓牧誓費誓秦誓八篇誓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亂征一篇征也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正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為一體祝亦誥辭

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友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既無體例隨便為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大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孔未入學官以此虞書疏正義曰堯典雖曰不同考論次第孔義是也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尚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為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教，是虞夏同科也。其孔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為夏書之首，則虞夏別題也。以上為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為商書，而孔并於胤征之下，或以為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五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所引皆云：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云：夏書曰：也。此孔依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書曰：地、平、天成。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為夏書。若洪範以為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即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為傳者，凡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註同。二十五篇，增多鄭註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

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一、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偽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為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為三十三，增二十五篇，為五十八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為三十四篇。更增益偽書二十四篇，為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胤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為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一卷，除八篇，故為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



入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即卷也即是偽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曆論武王伐紂引今文泰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為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註左傳亂其紀綱並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註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註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註胤征云胤征臣名又註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昭我周王又註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註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體又註旅葵云葵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大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

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後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賈夏侯歐陽等何意鄭註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註之後其書散逸傳註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註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岨夷為宅岨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剗剗云臏宮剗剗頭庶刺是鄭註不同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三篇古經



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註書始似竊見孔傳故註亂其紀綱為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亡失舜典一篇晉未范甯為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為孔安國之所註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註之後歷及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孔氏傳傳即註也以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傳傳述為義舊說漢已疏正義曰以註者多門故云某氏以別眾前稱傳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傳言聖德之遠著古也

堯唐帝名馬融云諡也翼善傳聖曰堯聰將遜于位干公反思息嗣及又如字下同著張慮反

讓于虞舜傳遜遁也老使攝遜禪之遜遁也避也

遂禪音時戰反讓也授也作堯典疏昔在至堯典正義曰此序

作孔義或然詩書理不應異夫子為書作序不作詩序者此自或作或否無義例也鄭知孔子作者依緯

文而知也安國既以同序為卷檢此百篇凡有六十三序序其九十六篇明居咸有一德立政無逸不序

所由直云各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立政周公作無逸六十三序者若汨作九共九篇稟飲

十一篇共序其咸又四篇同序其大禹謨臯陶謨益稷夏社疑至臣扈伊訓肆命祖后太甲三篇盤庚三

篇說命三篇泰誓三篇康誥酒誥梓材二十四篇皆三篇同序其帝告釐沃汝鳩汝方伊陟原命高宗彤日高宗之訓八篇皆共卷類同故同序同序而別篇者三十三篇通明居無逸等四篇為三十七篇加六



十三、即百篇也、序者以序別行辭為形勢、言昔日在於帝號堯之時也、此堯身智無不知聰也、神無不見明也、以此聰明之神智足可以經緯天地、即文也、又神智之運、深敏於機謀、即思也、聰明文思、即其聖性行之於外、無不備知、故此德充滿、居止於天下而遠著、德既如此、政化有成、天道冲盈、功成者退、以此故將遜道避於帝位、以禪其有聖德之虞舜、史序其事而作堯典之篇、言昔在者、鄭玄云、書以堯為始、獨云昔在、使若無先之典、然也、詩云、自古在昔、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故曰、使若無先之者、據代有先之、而書無所先、故云昔也、言帝者、天之一名、所以名帝、帝者、諦也、言天蕩然無心、忘於物我、言公平通遠、舉事審諦、故謂之帝也、五帝道同、於此亦能審諦、故取其名、若然、聖人皆能同天、故曰大人、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即三王亦大人、不得稱帝者、以三王雖實聖人、內德同天、而外隨時運、不得盡其聖用、逐迹為名、故謂之為王、禮運曰、大道之行、天下為公、即帝也、大道既隱、各親其親、即王也、則

聖德無大於天、三皇優於帝、豈過乎天哉、然則三皇亦不能過天、但逐同天之名、以為優劣、五帝有為而為、亦逐多少、以為分三王、亦順帝之則、而不盡、故不得名帝、然天之與帝、義為一也、人主可得稱帝、不可得稱天者、以天隨體而立名、人主不可同天之體也、無由稱天者、以天德立號、王者可以同其德焉、所以可稱於帝、故繼天則謂之天子、其號謂之帝、不得云帝子也、言堯者、孔無明解、案下傳云、虞氏舜名、然堯舜相配為義、既舜為名、則堯亦名也、以此而言、禹湯亦名於下、都無所解、而放勳重華、文命、注隨其事、而解其文、以為義、不為堯舜及禹之名、據此、似堯舜及禹與湯相類名、則俱名不應殊異、案鄭於下亦云、虞氏舜名、與孔傳不殊、及鄭注中候云、重華舜名、則舜不得有二名、鄭注禮記云、舜之言充、是以舜為號、諡之名、則下注云、舜名亦號、諡之名也、推此、則孔君亦然、何以知之、既湯類堯舜、當為名、而孔注論語曰、予小子履、云履是殷湯名、是湯名履、而湯非名也、又此



不云堯舜是名則堯及舜禹非名於是明矣既非名而放勳重華文命蓋以為三王之名同於鄭玄矣鄭知名者以帝繫云禹名文命以上類之亦名若然名本題情記意必有義者蓋運命相符名與運接所以異於凡平或說以其有義皆以為字古代尚質若名之不顯何以著字必不獲已以為非名非字可也譙周以堯為號皇甫謐以放勳重華文命為名案謐法翼善傳聖曰堯仁義盛明曰舜是堯舜謐也故馬融亦云謐也又曰淵源流通曰禹雲行雨施曰湯則禹湯亦是謐法而馬融云禹湯不在謐法故疑之將由謐法或本不同故有致異亦可本無禹湯為謐後來所加故或本日除虐去殘曰湯是以異也檀弓曰死謐周道也周書謐法周公所作而得有堯舜禹湯者以周法死後乃追故謂之為謐謐者累也累其行而號也隨其行以名之則死謐猶生號因上世之生號陳之為死謐明上代生死同稱上世質非至善至惡無號故與周異以此堯舜或云號或云謐也若然湯名履而王侯世本湯名天乙者安國意蓋以湯受命

之王依殷法以乙日生名天乙至將為王又改名為履故二名也亦可安國不信世本無天乙之名皇甫謐巧欲傳會云以乙日生故名履字天乙又云祖乙亦云乙日生復名乙引易緯孔子所謂天之錫命故可同名既以天乙為字何云同名乎斯又妄矣號之曰堯者釋名以為其尊高堯堯然物莫之先故謂之堯也謐法云翼善傳聖曰堯堯者以天下之生善因善欲禪之故二八顯升所謂為翼能傳位於聖人天下為公此所以出眾而高也言聰明者據人近驗則聽遠為聰見微為明若離婁之視明也師曠之聽聰也以耳目之聞見喻聖人之智慧兼知天下之事故在於聞見而已故以聰明言之智之所用用於天地經緯天地謂之文故以聰明之用為文須當其理故又云思而會理也經云欽明此為聰明者彼方陳行事故美其敬此序其聖性故稱其聰隨事而變文下舜典直云堯聞之聰明不云文思者此將言堯用故云文思彼要云舜德故直云聰明亦自此而可知也言光宅者經傳云光充也不訓宅者可知也不於此



訓光者從經為正也下將遜于位傳云遜道者以經無遜字故在序訓之○傳言聖德之○正義曰聖德解聰明文思遠著解光宅天子○傳老使至禪之○正義曰老使攝者解將遜于位云遜禪之者解讓于虞舜也以已年老故遜之使攝之後功成而禪禪即讓也言攝者納於大麓是也禪者汝陟帝位是也雖舜受而攝之而堯以為禪或云汝陟帝位為攝因即直言為讓故云遂也鄭玄云堯尊如故舜攝其事是也

**堯典**

**傳** 言堯可為百代常行之道

**疏**

堯典○正義曰序已云作

堯典而重言此者此是經之篇目不可因序有名略其舊題故諸篇皆重言本目而就目解之稱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若堯舜禪讓聖賢禹湯傳授子孫即是堯舜之道不可常行但惟德是與非賢不授授賢之事道可常行但後王德劣不能及古耳然經之與典俱訓為常名典不

名經者以經是摠名包殷周以上皆可為後代常法故以經為名典者經中之別特指堯舜之德於常行之內道最為優故名典不名經也其大宰六典及司寇三典者自由當代常行與此別矣

**曰若稽古帝堯**

**傳** 若順稽考也能順考古道而行之者

帝堯

**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

**傳** 勳功欽敬也言堯放

上世之功化而以敬明文思之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放方往反註同徐云鄭王如字勳許云反功也馬云放勳堯名皇甫謐同一云放勳堯字欽明文思馬云威儀表備謂之欽照臨四方謂之安安經緯天地謂之文道德純備謂之思允恭克讓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傳** 允信克能光充格至也既有



四德又信恭能讓故其名聞充溢四外至于天地○  
 皮寄反徐扶義反聞音疏曰若至上下○正義曰史  
 問本亦作問溢音逸將述堯之美故為題目之  
 辭曰能順考校古道而行之者是帝堯也又申其順  
 考古道之事曰此帝堯能放效上世之功而施其教  
 化心意恆敬智慧甚明發舉則有文謀思慮則能通  
 敏以此四德安天下之當安者在於已身則有此四  
 德其於外接物又能信實恭勤善能謙讓恭則人不  
 敢侮讓則人莫與爭由此為下所服名譽著聞聖德  
 美名充滿被溢於四方之外又至于上天下地言其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莫不聞其聲名被其恩澤此即  
 稽古之事也○傳若順至帝堯○正義曰若順釋言  
 文詩稱考卜惟王洪範考卜之事謂之稽疑是稽為  
 考經傳常訓也爾雅一訓一也孔所以約文故數字  
 俱訓其末以一也結之又已經訓者後傳多不重訓  
 顯見可知則徑言其義皆務在省文故也言順考古  
 道者古入之道非無得失施之當時又有可否考其

事之是非知其宜於今世乃順而行之言其行可否  
 順是不順非也考古者自已之前無遠近之限但事  
 有可取皆考而順之今古既異時政必殊古事雖不  
 得盡行又不可頓除古法故說命曰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是後世為治當師古法雖則聖人必  
 須順古若空欲追遠不知考擇居今行古更致禍災  
 若宋襄慕義師敗身傷徐偃行仁國亡家滅斯乃不  
 考之失故美其能順考也鄭玄信緯訓稽為同訓古  
 為天言能順天而行之與之同功論語稱惟堯則天  
 詩美文王順帝之則然則聖人之道莫不同天合德  
 豈待同天之語然後得同之哉書為世教當因之人  
 事以人繫天於義無取且古之為天經無此訓高貴  
 鄉公皆以鄭為長非篤論也○傳勳功至安者○正  
 義曰勳功欽敬釋詁文此經述上稽古之事放效上  
 世之功即是考於古道也經言放勳放其功而已傳  
 兼言化者據其勳業謂之功指其教人則為化功之  
 與化所從言之異耳鄭玄云敬事節用謂之欽照臨  
 四方謂之明經緯天地謂之文慮深通敏謂之思孔



無明說當與之同四者皆在身之德故謂之四德凡是臣人王者皆須安之故廣言安天下之當安者所安者則下文九族百姓萬邦是也其敬明文思為此大者顧氏云隨便而言無義例也知者此先聰後明舜典云明四目達四聰先明後聰故知無例也今考舜典云濬哲文明又先文後明與此不類知顧氏為得也○傳允信至天地○正義曰允信格至釋詁文克能光充釋言文在身為德施之曰行鄭玄云不懈於位曰恭推賢尚善曰讓恭讓是施行之名上言堯德此言堯行故傳以文次言之言堯既有敬明文思之四德又信實恭勤善能推讓下人愛其恭讓傳其德音故其名遠聞旁行則充溢四方上下則至于天地持身能恭與人能讓自已及物故先恭後讓恭言信讓言克交互其文耳皆言信實能為也傳以溢解被言其饒多盈溢故被及之也表裏內外相對之言故以表為外向下向上至有所限旁行四方無復限極故四表言被上下言至四外者以其無限自內言之言其至於遠處正謂四方之外畔者當如爾雅所

謂四海四荒之地也先四表後上下者人之聲名且先及於人後被四表是人先知之故先言至人後言至于上下言至於天地喻其聲聞遠耳禮運稱聖人為政能使天降膏露地出醴泉是名聞遠達使天地効靈是亦格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以睦高祖玄孫之親○九族上自高祖下至文孫凡九族馬鄭同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傳既已也百姓百官言化九族而平和章明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傳昭亦明也協合黎衆時是雍和也言天下衆民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黎力疏克明至時雍○正廣遠由其委任賢哲故復陳之言堯之為君也能尊明俊德之士使之助已施化以此賢臣之化先令親

萬曆十五年刊

書說卷一



其九族之親，九族蒙化，已親睦矣。又使之和協顯明，於百官之族姓，百姓蒙化，皆有禮儀，照然而明顯矣。又使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顯明。萬邦和睦，是安天下之當安者也。○傳能明至之親。○正義曰：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然則俊德謂有德，又能明俊德之士者，謂命為大官，賜之厚祿，用其才，賀使之高顯也。以其有德，故任用之，以此賢臣之化，親睦高祖玄孫之親，上至高祖，下及玄孫，是為九族。同出高曾，皆當親之，故言之親也。禮記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又異義。夏侯歐陽等以為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皆據異姓有服。鄭玄駁云：異姓之服，不過緦麻，言不廢昏，又昏禮請期云：惟是三族之不虞，恐其廢昏，明非外族也。是鄭與孔同。九族謂帝之九族，百姓謂百官族姓，萬邦謂天下衆民，自內及外，從高至卑，以為遠近之次也。知九族非民之九族者，以先親九族，次及百姓，百姓是羣臣弟子，不宜越百姓而先下民。若是民之九族，則九

族既睦，民已和矣。下句不當復言協和萬邦，以此知帝之九族也。堯不自親九族，而待臣使之親者，此言用臣法耳。豈有聖人在上，疏其骨肉者乎？若以堯自能親，不待臣化，則化萬邦百姓，堯豈不能化之，而待臣化之也？且言親九族者，非徒使帝親之，亦使臣親之。帝亦令其自相親愛，故須臣子之化也。○傳既已至章明。○正義曰：既已義同，故訓既為已。經傳之言百姓，或指天下百姓，此下句乃有黎民，故知百姓即百官也。百官謂之百姓者，隱八年左傳云：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建立有德，以為公卿，因其所生之地，而賜之以為其姓，令其收斂族親，自為宗主。明王者任賢不任親，故以百姓言之。周官篇云：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大禹謨云：率百官若帝之初，是唐虞之世，經文皆稱百官，而禮記明堂位云：有虞氏之官五十，後世所記不合經也。平章與百姓共文，非九族之事，傳以此經之事，文勢相因，先化九族，乃化百官，故云化九族而平和章明，謂九族與百官皆須導之，以德義平理之，使之協和，教之以禮法，章顯之，使之明著。○



傳昭亦至大和。正義曰：釋詁以昭為光，光明義同。經已有明，故云昭亦明也。釋詁以協為和，和合義同。故訓協為合也。黎衆時是釋詁文，雍和釋訓文，堯民之變，明其變惡從善，人之所和，惟風俗耳。故知謂天下衆人皆變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人俗大和，即是太平之事也。此經三事相類，古史交互立文，以親言既睦，平章言昭明，協和言時雍，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雍即和也，各自變文，以類相對，平九族使之親，平百姓使之明，正謂使從順禮義，恩情和合，故於萬邦變言協和，明以親九族，平章百姓，亦是協和之也。但九族宜相親睦，百姓宜明禮義，萬邦宜盡和協，各因所宜為文，其實相通也。民言於變，謂從上化，則九族既睦，百姓昭明，亦是變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故堯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言元氣廣大，星

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曆象其分節，敬記天時，以授

入也。此舉其目，下別序之。○義和馬云：義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

吳胡老反，重直龍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日月所會，謂日月交會於十二次也。寅曰析木，卯曰大火，辰

曰壽星，巳曰鶉尾，午曰鶉火，未曰鶉首，申曰實沈，酉曰大梁，戌曰降婁，亥曰娵訾，子曰玄枵，丑曰星紀。

宅居也。東表之地，稱隅夷，賜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稱賜谷。賜谷，隅夷

一也。義仲居治東方之官。○隅音隅，馬云：隅海隅也。夷萊夷也，尚書考靈耀及

史記作禹鑿賜音陽，谷工木反，又音欲，下同。馬云：賜谷海隅夷之地名，日出於谷，本或作日出於賜谷。賜

寅敬賓導秩序也。歲起於



東而始就耕謂之東作東方之官敬導出日平均夫

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寅徐以真反又音夷下同

尺遂反又如字註同平如字馬作華日中星鳥以殷

仲春傳日中謂春分之日鳥南方朱鳥七宿殷正也

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季孟

則可知。○中貞仲反又如字殷於勤反馬鄭厥民析

云中也宿音秀下同見賢通反下同

鳥獸孽尾傳冬寒無事並入室處春事既起下壯就

功厥其也言其民老壯分析乳化曰孽交接曰尾。○

星歷反孽音字乳儒付反說文申命義叔宅南交傳

云人及鳥生子曰乳獸曰產

析

敬致衍文也  
大田錦城之說

申重也南交言夏與春交舉一隅以見之此居治南

方之官。○重直平秩南訛敬致傳訛化也掌夏之官

用反

平敘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四時同之

亦舉一隅。○訛五和反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傳永長也謂

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以正

仲夏之氣節季孟亦可知厥民因鳥獸希革傳因謂

老弱因就在田之下壯以助農也夏時鳥獸毛羽希

少改易革改也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傳昧冥也日

入於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昧谷曰西則嵎夷東可



知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昧武內反寅

餞納日平秩西成。餞送也日出言導日入言送因

事之宜秋西方萬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餞賤行反馬云滅

也滅猶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宵夜也春言日秋言

沒也。夜互相備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

以正三秋厥民夷鳥獸毛毼。夷平也老壯在田與

復平也。毼理也毛更生整理。毛毼下先典反說文

取以為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北稱

朔亦稱方言一方則三方見矣北稱幽則南稱明從

可知也都謂所聚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平均在察

其政以順天常上摠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

各有所掌。別音彼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短冬

至之日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

節厥民隩鳥獸氄毛。隩室也民政歲入此室處以

辟風寒鳥獸皆生。氄細毛以自溫焉。隩於六反

如勇反徐又音奐充反馬云溫柔貌辟音帝曰咨汝

羲暨和。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咨嗟暨與也匝四時曰暮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

萬曆十五年刊



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為六日是為一歲有餘十  
三日未盈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氣  
節成一歲之曆象。○暨其器反葦居其反下同旬允  
似違反十日為旬匝子合反

釐百工庶績咸熙

允信釐治工官績功咸皆熙廣

也言定四時成歲曆以告時授事則能信治百官衆

功皆廣歎其善。○釐力之反熙乃命至咸熙。○正

許其反興也

疏乃命至咸熙。○正義曰上言能明俊

德又述能明之事堯之聖德美政如上所陳但聖不  
必獨理必須賢輔堯以須臣之故乃命有俊明之人  
義氏和氏敬順昊天之神曆此法象其日之甲乙月  
之大小昏明遞中之星日月所會之辰定其所行之  
數以為一歲之曆乃依此曆敬授下人以天時之早  
晚其摠為一歲之曆其分有四時之異既舉摠目更

別序之堯於義和之內乃分別命其義氏而字仲者  
命居治東方隅夷之地也日所出處名曰暘明之谷  
於此處所主之職使義仲主治之既主東方之事而  
日出於東方令此義仲恭敬導引將出之日平均次  
序東方耕作之事使彼下民務勤種植於日晝夜中  
分刻漏正等天星朱鳥南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  
之時候調正仲春之氣節此時農事已起不居室內  
其時之民宜分析適野老弱居室丁壯就功於時鳥  
獸皆孕胎卵孳尾匹合又就所分義氏之內重命其  
義氏而字叔者使之居治南方之職又於天分南方  
與東交立夏以至立秋時之事皆主之均平次序南  
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於日正長晝漏最  
多天星大火東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  
正仲夏之氣節於時苗稼已殖農事尤煩其時之民  
老弱因共丁壯就在田野於時鳥獸羽毛希少變改  
寒時又分命和氏而字仲者居治西方日所入處名  
曰昧冥之谷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仲主治之既主  
西方之事而日入在於西方令此和仲恭敬從送既



入之日平均次序西方成物之事使彼下民務勤改  
斂於晝夜中分漏刻正等天星之虛北方七宿合昏  
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仲秋之氣節於時禾苗秀  
實農事未閑其時之民與夏齊平盡在田野於時鳥  
獸毛羽更生已稍整治又重命和氏而字叔者令居  
治北方名曰幽都之地於此處所主之職使和叔主  
治之平均視察北方歲改之事於日正短晝漏最少  
天星之昴西方七宿合昏畢見以此天時之候調正  
仲冬之氣節於時禾稼已入農事閑暇其時之人皆  
處深隩之室鳥獸皆生與蟲細毛以自溫暖此是義  
和敬天授人之實事也義和所掌如是故帝堯乃述  
而歎之曰咨嗟汝義仲義叔與和仲和叔一暮之間  
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爲十二月則餘日不盡令氣  
朔參差若以閏月補闕令氣朔得正定四時之氣節  
成一歲之曆象是汝之美可歎也又以此歲曆告時  
授事信能和治百官使之衆功皆廣也歎美義和能  
敬天之節衆功皆廣則是風俗大和○傳重黎至序  
之○正義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人神雜

擾不可方物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  
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  
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堯育重黎  
之後是此義和可知是義和爲重黎之後世掌天地  
之官文所出也呂刑先重後黎此文先義後和揚子  
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矣呂刑  
稱乃命重黎與此命義和爲一事也故呂刑傳云重  
即義也黎卽和也義和雖別爲氏族而出自重黎故  
呂刑以重黎言之鄭語云爲高辛氏火正則高辛亦  
命重黎故鄭玄於此注云高辛氏世命重爲南正司  
天黎爲火正司地據世掌之文用楚語爲說也楚世  
家云重黎爲帝嚳火正能光融天下帝嚳命曰祝融  
共工氏作亂帝嚳使重黎誅之而不盡帝乃以庚寅  
日誅重黎而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復居火正爲祝融  
案昭二十九年左傳稱少昊氏有子曰重顓頊氏有  
子曰黎則重黎二人各出一帝而史記并以重黎爲  
楚國之祖吳回爲重黎以重黎爲官號此乃史記之



謬故束皙譏馬遷并兩人以為一謂此是也左傳稱重為句芒黎為祝融不言何帝使為此官但黎是顓頊之子其為祝融必在顓頊之世重雖少昊之胤而與黎同命明使重為句芒亦非顓頊時也祝融火官可得稱為火正句芒木官不應號為南正且木不主天火不主地而外傳稱顓頊命南正司天火正司地者蓋使木官兼掌天火官兼掌地南正為陽位故掌天謂之南正黎稱本官故掌地猶為火正鄭答趙商云先師以來皆云火掌為地當云黎為北正孔無明說未必然也昭十七年左傳郊子稱少昊氏以鳥名官自顓頊以來乃命以民事句芒祝融皆以人事為官明此當顓頊之時也傳言少昊氏有四叔當為後代子孫非親子也何則傳稱共工氏有子曰句龍共工氏在顓頊之前多歷年代豈復共工氏親子至顓頊時乎明知少昊四叔亦非親子高辛所命重黎或是重黎子孫未必一人能歷二代又高辛前命後誅當是異人何有罪而誅不容列在祀典明是重黎之後世以重黎為號所誅重黎是有功重黎之子孫也

刑說義和之事猶尚謂之重黎况彼尚近重黎何故不得稱之以此知異世重黎號同人別顓頊命重司天黎司地義氏掌天和氏掌地其實重黎義和通掌之也此云乃命義和欽若昊天是義和二氏共掌天地之事以乾坤相配天地相成運立施化者天資生成物者地天之功成其見在地故下言日中星鳥之類是天事也平秩東作之類是地事也各分掌其時非別職矣案楚語云重司天以屬神黎司地以屬人天地既別人神又殊而云通掌之者外傳之文說呂刑之義以為少昊之衰天地相通人神雜擾顓頊乃命重黎分而異之以解絕地天通之言故云各有所掌天地相通人神雜擾見其能離絕天地變異人神耳非即別掌之下文別序所掌則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俱掌天時明其共職彼又言至于夏商世掌天地胤征云義和涸淫廢時亂日不知日食義和同罪明其世掌天地共職可知顓頊命掌天地惟重黎二人堯命義和則仲叔四人者以義和二氏賢者既多且後代稍文故分掌其職事四人各職一時兼職方岳



以有四岳故用四人。顓頊之命重黎，惟司天地，主岳與否，不可得知。設命亦主方岳，蓋重黎二人分主東西也。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羲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云分命申命為四時之職，天地之與四時於周則冢宰司徒之屬，六卿是也。孔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下傳云四岳即羲和四子，舜典傳稱禹益六人，新命有職與四岳十二牧，凡為二十二人。然新命之六人，禹命為百揆，製作司徒，伯夷為秩宗，皋陶為士，垂作共工，亦禹契之輩，即是卿官。卿官之外，別有四岳，四岳非卿官也。孔意以羲和是非秩四時之人，因主方岳之事，猶自別有卿官分掌諸職。左傳稱少昊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曆正也。班在五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曆數，故知堯於卿官之外，別命羲和掌天地也。於時羲和似尊於諸卿，後世以來稍益卑賤。周禮太史掌正歲年以序事，即古羲和之任也。桓十七年左傳云日官居卿以底日，猶尚尊其所掌。周

之卿官，明是堯時重之，故特言乃命羲和。此乃命羲和，重述克明俊德之事，得致雍和所由。已上論堯聖性，此說堯之任賢，據堯身而言，用臣故云乃命。非時雍之後，方始命之，使敬順昊天。昊天者，混元之氣，昊天為廣大，故謂之昊天也。釋天云春為蒼天，夏為昊天，秋為旻天，冬為上天。毛詩傳云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昊天。自下降監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爾雅四時異名，詩傳即隨事立稱。鄭玄讀爾雅云春為昊天，夏為蒼天，故駁異義云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尊而號之也。六籍之中，諸稱天者，以情所求言之耳，非必於其時稱之。然此言堯敬大四天，故以廣大言之。星四方中星者，二十八宿布在四方，隨天轉運，更互在南方，每月各有中者，月令每月昏旦推舉一星之中，若使每日視之，即諸宿每日昏旦，莫不當中。中則人皆見之，故以中星表宿，四方中星，揔謂二十八宿也。或以書傳



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以種斂皆云上告天子下賦臣人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急故曰敬授人時謂此四方中星如書傳之說孔於虛昴諸星本無取中之事用書傳為孔說非其旨矣辰日月所會者昭七年左傳士文伯對晉侯之辭也日行遲月行疾每月之朔月行及日而與之會其必在宿分二十八宿是日月所會之處辰時也集會有時故謂之辰日月所會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以星言之論其日月所會以辰言之其實一物故星辰共文益稷稱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共為一象由其實同故也日月與星天之三光四時變化以此為政故命羲和令以算術推步累歷其所行法象其所在具有分數節候參差不等敬記此天時以為曆而授人此言星辰共為一物周禮大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者以星辰為二者五緯與二十八宿俱是天星天之神祇禮無不祭故鄭玄隨事

而分之以此敬授人時無取五緯之義故鄭玄於此注亦以星辰為一觀文為說也然則五星與日月皆別行不與二十八宿同為不動也○傳宅居至之官○正義曰宅居釋言文禹貢青州云嵎夷既略青州在東界外之畔為表故云東表之地稱嵎夷也陰陽相對陰闇而陽明也故以陽為明谷無陰陽之異以日出於谷而天下皆明故謂日出之處為陽谷冬南夏北不常厥處但日由空道似行自谷故以谷言之非實有深谷而日從谷以出也據日所出謂之陽谷指其地名即稱嵎夷故云陽谷嵎夷一也又解居者居其官不居其地故云羲仲居治東方之官此言分命者上云乃命羲和揔舉其目就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就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故於夏變言申命既命仲而復命叔是其重命之也所命無伯季者蓋時無伯季或有而不賢則外傳稱堯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明仲叔能守舊業故命之也此羲和掌序天地兼知人事因主四時而分主四友故舉東表之



地以明所舉之域地東舉嶠夷之名明分三方皆宜  
有地名此為其始故特詳舉其文義仲居治東方之  
官居在帝都而遙統領之王肅云皆居京師而統之  
亦有時述職是其事也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友其  
實本主四方春政故於和仲之下云此居治西方之  
官掌秋天之政明此掌春天之政孔以經事詳故就  
下文而互發之○傳寅敬至務農○正義曰寅敬也  
釋詁文賓者主行導引故賓為導也釋詁以秩為常  
常即次第有序故秩為序也一歲之事在東則耕作  
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  
歲事為文言順天時氣以勸課人務也春則生物秋  
則成物日之出也物始生長人當順其生長致力耕  
耘日之入也物皆成熟人當順其成熟致力收斂東  
方之官當恭敬導引日出乎秩東作之事使人耕耘  
西方之官當恭敬從送日入乎秩西成之事使人收  
斂日之出入自是其常但由日出入故物有生成雖  
氣能生物而非人不就勤於耕稼是導引之勤於收  
藏是從送之冬夏之文無此類者南北二友非日所

出入乎秩南訛亦是導日之事平在朔易亦是送日  
之事依此春秋而共為賓餞故冬夏二時無此一句  
勸課下民皆使致力是敬導之平均次序即是授入  
田里各有疆場是平均之也耕種收斂使不失其次  
序王者以農為重經主於農事寅賓出日為平秩設  
文故并解之也言敬導出日者正謂平秩次序東作  
之事以務農也鄭以作為生計秋言西成春宜言東  
生但四時之功皆須作力不可不言力作直說生成  
明此以歲事初起時言東作以見四時亦當力作故  
孔以耕作解之鄭玄云寅賓出日謂春分朝日又以  
寅餞納日謂秋分夕日也○傳日中至可知○正義  
曰其仲春仲秋冬至夏至馬融云古制刻漏晝夜百  
刻晝長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晝短四十刻夜長六十  
刻晝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融之此言據日出見為  
說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  
日未出前二刻半為明日入後二刻半為昏損夜五  
刻以裨於晝則晝多於夜復校五刻古今曆術與太  
史所候皆云夏至之晝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冬至



之晝四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春分秋分之晝五十五刻夜四十五刻此其不易之法也然今太史細候之法則校常法半刻也從春分至于夏至晝暫長增九刻半夏至至于秋分所減亦如之從秋分至于冬至晝漸短減十刻半從冬至至于春分其增亦如之又於每氣之間增減刻數有多有少不可通而為率漢初未能審知率九日增減一刻和帝時待詔霍融始請改之鄭注書緯考靈曜仍云九日增減一刻猶尚未覺誤也鄭注此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五刻與曆不同故王肅難云知日見之漏減晝漏五刻不意馬融為傳已減之矣因馬融所減而又減之故日長為五十五刻因以冬至反之取其夏至夜刻以為冬至晝短此其所以誤耳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說軍陳象天之行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雀即鳥也武謂龜甲捍禦故變文玄武焉是天星有龍虎鳥龜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成一形東方成龍形西方成虎形皆南首而北尾南方成鳥形北方成龜形

皆西首而東尾以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鳥七宿也此經舉宿為文不類春言星鳥揔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惟舉一宿文不同者互相通也釋言以殷為中正義同故殷為正也此經冬夏言正春秋言殷者其義同春分之昏觀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計仲春日在金婁而入於酉地則初昏之時井鬼在午柳星張在巳軫翼在辰是朱鳥七宿皆得見也春有三月此經直云仲春故傳辨之云既正仲春轉以推季孟之月則事亦可知也天道左旋日體右行故星見之方與四時相逆春則南方見夏則東方見秋則北方見冬則西方見此則勢自當然而書緯為文生說言春夏相與交秋冬相與互謂之母成子子助母斯假妄之談耳馬融鄭玄以為星鳥星火謂正在南方春分之昏七星中仲夏之昏心星中秋分之昏虛星中冬至之昏昴星中皆舉正中之星不為一方盡見此其與孔異也至于舉仲月以統一時亦與孔同王肅亦以星鳥之屬為昏中之星其要異者以所宅為孟月日中日求為仲月星鳥星火



為季月以殷以正皆摠三時之月讀仲為中言各正  
三月之中氣也以馬融鄭玄之言不合天象星火之  
屬仲月未中故為每時皆歷陳三月言日以正仲春  
以正春之三月中氣若正春之三月中當言以正春  
中否應言以正仲春王氏之說非文勢也孔氏直取  
畢見稍為迂闊比諸王馬於理最優○傳冬寒至曰  
尾○正義曰厥其釋言文其人老弱在室丁壯適野  
是老壯分析也孳字古今同耳字訓愛也產生為乳  
胎孕為化孕產必愛之故乳化曰孳鳥獸皆以尾交  
接故交接曰尾計當先尾後孳隨便言之○傳申重  
至之官○正義曰申重釋言文此官既主四時亦主  
方面經言南交謂南方與東方交傳言夏與春交見  
其時方皆掌之春盡之日與立夏之初時相交也東  
方之南南方之東位相交也言義叔所掌與義仲相  
交際也四時皆然故傳言舉一隅以見之春上無冬不  
得見其交接至是夏與春交故此言之○傳訛化至  
一隅○正義曰訛化釋言文禾苗秀穗化成子實亦

胎生乳化之類故掌夏之官平序南方化育之事謂  
勸課民耘耨使苗得秀實敬行其教以致其功謂敬  
行平秩之教以致化育之功農功歲終乃畢敬行四  
時皆同於此言之見四時皆然故云亦舉一隅也夏  
日農功尤急故就此言之○傳求長至可知○正義  
曰求長釋言文夏至之日日最長故知謂夏至之日  
計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傳言火  
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曰火蒼龍  
之中星特舉一星與鳥不類故云舉中則七星見可  
知計仲夏日在東井而入于酉地即初昏之時角亢  
在午房心在巳尾箕在辰是東方七宿皆得見也  
○傳因謂至革改○正義曰春既分析在外今日因  
往就之故言因謂老弱因就在田之丁壯以務農也  
鳥獸冬毛最多春猶未脫故至夏始毛羽希少改易  
往前革謂變革故為改也傳之訓字或先或後無義  
例也○傳昧冥至之政○正義曰釋言云晦冥也冥  
是暗故昧為冥也谷者日所行之道日入於谷而天  
下皆冥故謂日入之處為昧谷非實有谷而日入也



此經春秋相對春不言東但舉昧谷曰西則嶠夷東可知然則東言嶠夷則西亦有地明矣闕其文所以互見之傳於春言東方之官不言掌春夏言掌夏之官不言南方此言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互文明四時皆同○傳餞送至成物○正義曰送行飲酒謂之餞故餞為送也導者引前之言送者從後之稱因其欲出導而引之因其欲入從而送之是其因事之宜而立此文也秋位在西於時萬物成熟平序其秋天之政未成則耘耨既熟則收斂助天成熟平序此而從送入日也納入義同故傳以入解納○傳宵夜至三秋○正義曰宵夜釋言文舍人曰宵陽氣消也三時皆言日惟秋言夜故傳辨之云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互著明也明日中宵亦中宵中日亦中因此而推之足知日求則宵短日短則宵長皆以此而備知也正於此時變文者以春之與秋日夜皆等春言出日即以日言之秋云納日即以夜言之亦事之宜也北方七宿則虛為中故虛為玄武之中星計仲秋日在角亢而入于酉地初昏之時斗牛在牛女虛

危在巳室壁在辰舉虛中星言之亦言七星皆以秋分之日昏時並見以正秋之三月○傳夷平至整理○正義曰釋詁云夷平易也俱訓為易是夷得為平秋禾未熟農事猶煩故老壯在田與夏平也毳者毛羽美悅之狀故為理也夏時毛羽稀少今則毛羽復生夏改而少秋更生多故言更生整理○傳北稱至所掌○正義曰釋訓云朔北方也舍人曰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李巡曰萬物盡於北方蘇而復生故言北方是北稱朔也義和主四方之官四時皆應言方於此言方者即三方皆見矣春為歲首故舉地名夏與春交故言南交秋言西以見嶠夷當為東冬言方以見三時皆有方古史要約其文互相發見也幽之與明文恒相對北既稱幽則南當稱明從此可知故於夏無文經冬言幽都夏當云明都傳不言都者從可知也鄭云夏不言曰明都三字摩滅也伏生所誦與壁中舊本並無此字非摩滅也王肅以夏無明都避敬致然即幽足見明闕文相避如肅之言義可通矣都謂所聚者揔言北方是萬物所聚之處



非指都邑聚居也。易謂歲改易於北方者，人則三時在野，冬入隩室，物則三時生長，冬入困倉，是人之與物皆改易也。王肅云：改易者，謹約蓋藏，循行積聚，引詩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王肅言，人物皆易，孔意亦當然也。釋詁云：在察也。舍人曰：在見物之察，是在為察義，故言平均在察其政，以順天常。以在察須與平均連言，不復訓在為察，故舜典之傳，別更訓之。三時皆言平秩，此獨言平在者，以三時乃役力田野，當次序之，冬則物皆藏入，須省察之，故異其文。秋日物成就，故傳言助成物。冬日蓋藏，天之常道，故言順天常，因明東作南訛，亦是助生物，順常道也。上揆言義和敬，順昊天，此分別仲叔各有所掌，明此四時之節，即順天之政實，恐人以敬順昊天，直是曆象日月，嫌仲叔所掌非順天之事，故重明之。○傳隩室至溫焉。○正義曰：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孫炎云：室中隱隩之處也。隩是室內之名，故以隩為室也。物生皆盡，野功成畢，是歲改矣，以天氣改歲，故入此室處，以避風寒，天氣既至，故鳥獸皆生，與毳細毛，以自溫焉。

經言毳毛，謂附肉細毛，故以與毛解之。○傳吝嗟至曆象。○正義曰：吝嗟，暨與皆釋詁文也。匝，四時曰暮，暮即匝也。故王肅云：暮四時是也。然古時真曆遭戰國及秦而亡，漢存六曆，雖詳於五紀之論，皆秦漢之際，假託為之，實不得正。要有梗槩之言，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日日行一度，則一暮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今考靈曜乾鑿度諸緯皆然。此言三百六十六日者，王肅云：四分日之一，又入六日之內，舉全數以言之，故云三百六十六日也。傳又解所以須置閏之意，皆據大率以言之云：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六日也。除小月六，又為六日，今經云三百六十六日，故云餘十二日不成暮，以一月不整三十日，今一年餘十二日，故未至盈滿三歲，是得一月，則置閏也。以時分於歲，故云氣節謂二十四氣，時月之節，歲揆於時，故云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以相配成也。六曆諸緯與周髀皆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為每月二十九日過半日，之於法，分為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即月



有二十九日半強為十二月六日之外有餘分三百四十八是除小月無六日又大歲三百六十六日小歲三百五十五日則一歲所餘無十二日今言十一日者皆以大率據整而計之其實一歲所餘正十一日弱也以為十九年七閏十九年年十一日則二百九日其七月四大三小猶二百七日況無四大乎為每年十一日弱分明矣所以弱者以四分日之一於九百四十分則一分為二百三十五分少於小月餘分三百四十八以二百三十五減三百四十八不盡一百一十三是四分日之一餘矣昔以五日為率其小月雖為歲日殘分所減猶餘一百一十三則實餘尚無六日就六日抽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減其一百一十三分不盡八百二十七分以不抽者五日并三百六十分外之五日為十日其餘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為每歲之實餘今十九年年十日得整日一百九十又以十九乘八百二十七分得一萬五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十六日以并一百九十日為二百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為

日餘今為閏月得七每月二十九日七月為二百三十一又每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除之得三日以二百三十一亦為二百六日不盡亦六百七十三為日餘亦相當矣所以無閏時不定歲不成者若以閏無三年差一月則以正月為二月每月皆差九年差三月即以春為夏若十七年差六月即四時相反時何由定歲何得成平故須置閏以定四時故左傳云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是也先王以重閏焉王肅云斗之所建是為中氣日月所在斗指兩辰之間無中氣故以為閏也○傳允信至其善○正義曰釋訓云鬼之為言歸也鄉飲酒義云春之為言蠢也然則釋訓之例有以聲相近而訓其義者釐治工官皆以聲近為訓他皆做此類也續功咸皆釋詁文熙廣周語文此經文義承成歲之下傳以文勢次之言定曆授事能使眾功皆廣歎其善謂帝歎義和帝曰疇咨若時登庸傳疇誰庸用也誰能之功也



咸熙庶績順是事者將登用之。○疇直由反放齊曰胤子

朱啓明帝曰吁。豈訟可乎。傳放齊臣名胤國子爵朱

名啓開也。吁疑怪之辭。言不忠信爲豈。又好爭訟可

乎。言不可。○放方往反。註同。胤引信反。馬云。嗣也。吁

用反。馬本作庸。好呼。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

報反。下註同。爭鬪也。帝曰疇咨若予采。傳采事也。復

求誰能順我事者。○予音餘。又羊汝反。采七。驩兜曰

都共工方鳩僝功。傳驩兜臣名都於歎美之辭共工

官稱鳩聚僝見也。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驩呼

丁侯反。共音恭。注同。僝仕簡反。徐端反。兜

音撰。馬云。具也。於音烏。稱尺證反。帝曰吁。靜言庸違

象恭滔天。傳

靜謀滔漫也。言共工自爲謀言起用行

事而違背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天。言不可用

○滔吐刀反。漫未旦反。下同。又未寒。帝曰咨四岳。傳

反背音佩。傲五報反。下同。狠恨懇反。四岳。卽上羲和之四子。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湯

湯洪水方割。傳湯湯流貌。洪大割害也。言大水方方

爲害。○湯音傷。洪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傳蕩蕩

言水奔突有所滌除。懷包裹上也。包山上陵浩浩盛

大若漫天。○浩胡老反。滌大。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傳

俾使乂治也。言民咨嗟憂愁。病水困苦。故問四岳有



能治者將使之爾反。俾必僉皆也。僉曰於鯀哉傳。

伯之名朝臣舉之僉七廉反又七劬反於音烏。故本反馬云禹父也朝直遙反。

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傳。凡言吁者皆非帝意咈戾

圯毀族類也言鯀性很戾好此方名命而行事輒毀

敗善類徐云鄭王音放圯音皮美反戾音力討反。岳

曰异哉試可乃已傳。异已也退也言餘人盡已唯鯀

可試無成乃退异徐云鄭音。帝曰往欽哉傳。勅鯀

往治水命使敬其事堯知其性很戾圯族未明其所

能而據衆言可試故遂用之。九載績用弗成傳。載年

也。三考九年功用不成則放退之。疏帝曰疇咨若予

成。正義曰史又敘堯事堯任義和衆功已廣及其

末年羣官有闕復求賢人欲任用之帝曰誰乎咨嗟

嗟人之難得也有人能順此咸熙庶績之事者我將

登而用之有臣放齊者對帝曰有胤國子爵之君其

名曰朱其人心志開達性識明悟言此人可登用也

帝疑怪歎之曰吁此人既頑且嚚又好爭訟豈可用

乎言不可也史又記堯復求人帝曰誰乎咨嗟嗟人

之難得也今有人能順我事者否乎言有即欲用之

也。有臣驩兜者對帝曰嗚呼歎有人之大賢也帝臣

共工之官者此人於所在之方能立事業聚見其功

言此人可用也帝亦疑怪之曰吁此人自作謀計之

言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貌象恭敬而心傲狠若漫

天言此人不可用也頻頻求人無當帝意於是洪水

為災求人治之帝曰咨嗟嗟水災之大也呼掌岳之

萬曆十五年刊



裹高山、乘上丘陵、浩浩盛大、勢若漫天、在下之人、其  
 皆咨嗟、困病其水矣、有能治者、將使治之、羣臣皆曰  
 嗚呼、歎其有人之能、惟鯨堪能治之、帝又疑怪之、曰  
 吁、其人心狠戾哉、好此方直之名、命而行之、事輒毀敗  
 善類、言其不可使也、朝臣已共薦舉、四岳又復然之、  
 岳曰、帝若謂鯨為不可、餘人悉皆已哉、言不及鯨也、  
 惟鯨一人、試之可也、試若無功、乃黜退之、言洪水必  
 須速治、餘人不復及鯨、故勸帝用之、帝以羣臣固請  
 不得已、而用之、乃告勅鯨曰、汝往治水、當敬其事、哉  
 絲治、水九載、已經三考、而功用不成、言帝實知人、而  
 朝無賢臣、致使水害未除、待舜乃治、此經三言求人、  
 未必一時之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求舜、張本故也、  
 ○傳疇誰至用之、正義曰、疇誰、釋詁文、庸聲、近用  
 故為用也、馬融以義和為卿官、堯之末年、皆以老死  
 庶績多闕、故求賢、順四時之職、欲用以代義和、孔於  
 下傳云、四岳、即上義和之四子、帝就義和求賢、則所  
 求者別代他官、不代義和、孔氏以義和掌天地之  
 官、正在敬順昊天、告時授事而已、其施政者、乃是百

官之事、非復義和之職、但義和告時授事、流行百官、  
 使百官庶績咸熙、今云咸熙庶績、順是事者、指謂求  
 代百官之闕、非求代義和也、此經文承庶績之下、而  
 言順是事者、將登用之、蓋求卿士用任也、計堯即位、至  
 洪水之時、六十餘年、百官有闕、皆應求代、求得賢者、  
 則史亦不錄、不當帝意、乃始錄之、為求舜、張本、故惟  
 帝求一人、放齊以一人對之、非六十餘年、止求一人  
 也、堯以聖德在位、庶績咸熙、蓋應久矣、此繼咸熙之  
 下、非知早晚求之、史自歷序其事、不必與治水同時  
 也、計四岳職掌天地、當是朝臣之首、下文求治水者、  
 帝者、四岳、此不言咨四岳者、帝求賢者、固當博訪朝  
 臣、但史以有岳對者、言咨四岳、此不言咨者、但此無  
 岳對、故不言耳、○傳放齊至不可、正義曰、以放齊  
 舉人對帝、故知臣名為名、為字、不可得、知傳言名者、  
 辯此是為臣之名、號耳、未必是臣之名也、夏王仲康  
 之時、胤侯命掌六師、顧命陳寶有胤之舞衣、故知古  
 有胤國、能既是國、自然子為爵、朱為名也、馬融鄭玄



以為帝之亂子曰朱也求官而薦太子太子下愚以為啓明揆之人情必不然矣啓之為開書傳通訓言此人心志開解而明達吁者必有所嫌而為此聲故以為疑怪之辭僖二十四年左傳曰口不道忠信之言為詈是言不忠信為詈也其人心既頑詈又好爭訟此實不可而帝云可乎故吁聲而反之可乎言不可也唐堯聖明之主應任賢哲放齊聖朝之臣當非庸品人有善惡無容不知稱詈訟以為啓明舉愚臣以對聖帝何哉將以知人不易人不易知密意深心固難照察亂子矯飾容貌但以惑人放齊內少鑒明未能圓備謂其實可任用故承意舉之以帝堯之聖乃知其詬訟之事放齊所不知也驩兜薦舉共工以為比周之惡謂之四凶投之遠裔放齊舉亂子不為凶人者亂子雖有詈訟之失不至滔天之罪放齊謂之實賢非是苟為阿比驩兜則志不在公私相朋黨共工行背其言心反於貌其罪並深俱被流放其意異於放齊舉亂子故也○傳采事至事者○正義曰采事釋詁文上已求順時不得其人故復求順我事

者順時順事其義一也史以上承庶績之下故言順時謂順是庶績之事此不可復同前文故變言順我帝事其意亦如前經當求卿士之任也順我事之下亦宜有登用之言上文已具故於此略之○傳驩兜至其功○正義曰驩兜亦舉人對帝故知臣名都於釋詁文於即鳴字歎之辭也將言共工之善故先歎美之舜典命垂作共工知共工是官稱鄭以為其人姓名氏未聞先祖居此官故以官氏也計稱人對帝不應舉先世官名孔直云官稱則其人於時居此官也時見居官則是已被任用復舉之者帝求順事之人登置之上位以為大臣所欲尊於共工故舉之也鳩聚釋詁文儻然見之狀故為見歎共工能方方聚見其功謂每於所在之方皆能聚集善事以見其功言可用也若能共工實有見功則是可任用之人帝言其庸違滔天不可任者共工言是行非貌恭心狠取人之功以為己功其人非無見功但功非已有左傳說驩兜云醜類惡物是與比周天下之人謂之渾敦言驩兜以共工比周妄相薦舉知所言見功非其實



功也。○傳靜謀至可用。○正義曰：靜謀，釋詁文，滔者漫浸之名，浸必漫其上，故滔為漫也。共工險偽之人，自為謀慮之言，皆合於道，及起用行事，而背違之，言其語是，而行非也。貌象恭敬，而心傲狠，其侮上陵下，若水漫天，言貌恭而心狠也。行與言違，貌恭心反，乃是大佞之人，不可任用也。明君聖主，莫先於堯，求賢審官，王政所急，乃有放齊之不識是非，驩兜之朋黨惡物，共工之巧言令色，崇伯之敗善亂常，聖人之朝不才搃萃，雖曰難之，何其甚也。此等諸人，才實中品，亦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於聖代，致位大官，以帝堯之末，洪水為災，欲責非常之功，非復常人所及，自非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勳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其咎益大。且虞史欲盛彰舜德，歸過前人，春秋史克以宣公比堯，辭頗增甚，知此等並非下愚，未有大惡，其為不善，惟帝所知，將言來舜，以見帝之知人耳。○傳四岳至稱焉。○正義曰：上列羲和所掌云宅，隅夷朔方，言四子居治四方，主於外事，岳者四

方之大山，今王朝大臣皆號稱四岳，是與羲和所掌其事為一，以此知四岳即上羲和之四子也。又解謂之岳者，以其分掌四岳之諸侯，故稱焉。舜典稱巡守至于岱宗，肆覲東后，周官說巡守之禮云：諸侯各朝於方岳之下，是四方諸侯分屬四岳也。計堯在位六十餘年，乃命羲和，蓋應早矣。若使成人見命至此，近將百歲，故馬鄭以為羲和皆死，孔以為四岳即是羲和，至今仍得在者，以羲和世掌天地，自當父子相承，不必仲叔之身皆悉在也。書傳雖出自伏生，其常聞諸先達，虞傳雖說舜典之四岳尚有羲伯和伯，是仲叔子孫世掌岳事也。○傳湯湯至為害。○正義曰：湯湯波動之狀，故為流貌。洪大釋詁文，刀害為割，故割為害也。言大水方方為害，謂其徧害四方也。○傳蕩蕩至漫天。○正義曰：蕩蕩廣平之貌，言水勢奔突，有所滌除，謂平地之水，除地上之物，為水漂流，無所復見，蕩然惟有水耳。懷藏包裹之義，故懷為包也。釋言以襄為駕，駕乘牛馬，皆車在其上，故襄為上也。包山謂遶其傍，上陵謂乘其上，平地已皆蕩蕩，又復遶山



上陵故為盛大之勢。摠言浩浩盛大，若漫天然也。天者無上之物，漫者加陵之辭，甚其盛大，故云若漫天也。○傳：俾使又治也。○正義曰：僉皆釋詁文，周語云：有崇伯鯀，即鯀是崇君伯鯀，故云鯀崇伯之名。帝以鯀為朝臣之首，故特言四岳其實求能治者。普問朝臣不言岳對，而云皆曰，乃眾人舉之，非獨四岳，故言朝臣舉之。○傳：凡言至善類。○正義曰：自上以來三經求人，所舉者帝言其惡，而辭皆稱可，故知凡言可者皆非帝之所當意也。佛者相乖說之意，故為戾也。圯毀釋詁文，左氏稱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族類義同，故族為類也。言鯀性狠戾，多乖異，眾人好此方直之名，內有姦回之志，命而行事，輒毀敗善類，何則？心性狠戾，違眾用己，知善不從，故云毀敗善類。詩稱貪人敗類，與此同。鄭王以方為放，謂放棄教命，易坤卦六二直方大，是直方之事，為人之美名。此經云方，故依經為說。○傳：異己已退也。○正義曰：異聲近己，故為己也。已訓為止，是停住之意，故為退也。○傳：勅鯀至用之。

○正義曰：傳解鯀非帝所意，而命使之者，堯知其性狠戾，圯族未明其所能，夫管氏之好奢尚僭，翼贊霸圖，陳平之盜嫂受金，弼諧帝業，然則人有性雖不善，才堪立功者，而眾皆據之，言鯀可試，冀或有益，故遂用之。孔之此說，據迹立言，必其盡理而論，未是聖人之實。何則？禹稱帝德廣運，乃聖乃神，夫以聖神之資，聰明之鑒，既知鯀性狠戾，何故使之治水者？馬融云：堯以大聖，知時運當然，人力所不能治，下民其咨，亦當憂勞，屈己之是，從人之非，遂用於鯀。李願云：堯雖獨明於上，眾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副懸之望，以供一切之求耳。○傳：載年至退之。○正義曰：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云：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孫炎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米穀一熟也。載取萬物終而更始，是載者年之別名，故以載為年也。舜典云：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三考九年也。功用不成，水害不息，故放退之，謂退使不復治水。至明年得舜，乃殛之羽山。周禮大宰職云：歲終則令百官各正其治。



而詔王廢置三年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然則考課功績必在歲終此言功用不成是九年歲終三考也下云朕在位七十載而求得虞舜歷試三載即數登用之年至七十二年為三載即知七十載者與此異年此時堯在位六十九年餘初治水之時堯在位六十年若然餘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始退之者水為大災天之常運而百官不悟謂絲能治水及遣往治非無小益下人見其有益謂絲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乃服然後退之故至九年祭法云絲障洪水而殛死禹能脩絲之功然則禹之大功顧亦因絲是治水有益之驗但不能成功故誅殛之耳若然災以運來時不可距假使與禹未必能治何以治水之功不成而便殛絲者以絲性傲狠帝所素知又治水無功法須貶黜先有很戾之惡復加無功之罪所以殛之羽山以示其罪若然禹既聖人當知洪水時未可治何以不諫父者梁主以為舜之怨慕由己之私絲之治水乃為國事上令必行非禹能止時又年小不可于政也

帝

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

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

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八十六老將求代

云我汝能庸命異朕位

異順也言四岳能用帝命

故欲使順行帝位之事

岳曰否德忝帝位

傳 否不忝辱也辭不堪

馬云讓也

曰明明揚

側陋

堯知子不肖有禪位之志故明舉明人在側

陋者廣求賢也

肖音笑說文云肖骨肉相似也

師錫帝

曰有鰥在下曰虞舜

師衆錫與也無妻曰鰥虞氏

舜名在下民之中衆臣知舜聖賢取已不若故不舉



乃不獲已而言之。錫星歷反。鯀故頑反。虞舜虞氏。舜名也。馬云舜謚也。舜死後賢臣

錄之。臣子為諱。故變名言謚。帝曰：俞予聞如何？俞然也。然其所

舉言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俞羊朱反。行下。孟反。下其行同。岳曰：

瞽子父頑，母嚚，象傲。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瞽。瞽無目之稱。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象舜弟之字。傲慢不友，言並惡。

音古。傲五報反。瞽素后反。稱尺證反。又如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

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和諧頑嚚昏傲，使進進以

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諸戶皆反。烝之承反。姦古顏反。帝曰：我其試

哉！言欲試舜觀其行迹。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傳

女妻刑法也。堯於是。以二女妻舜，觀其法度。接二女以治家觀治國。女音尼。慮反。妻音千計反。釐降二女于媯汭，嬪

于虞。傳降下嬪婦也。舜為匹夫，能以義理下帝女之

心於所居媯水之內，使行婦道於虞氏。媯音居危。及汭音如銳。

及水之內也。杜預注左傳云：帝曰：欽哉！傳欽哉！帝曰：咨四至欽哉。正義曰：帝

以絲功不成，又已年老，求得授位，明聖代，禦天災，故

咨嗟汝四岳等，我在天子之位，七十載矣，言已年老

不堪在位，汝等四岳之內，有能用我之命，使之順我

帝位之事，言欲讓位與之也。四岳對帝曰：我等四岳

萬曆十五年刊

三十三

三十三

三十三



皆不有用命之德若使順行帝事即辱於帝位言已不堪也帝又言曰汝當明白舉其明德之人於僻隱鄙陋之處何必在位之臣乃舉之也於是朝廷象臣乃與帝之明人曰有無妻之鰥夫在下民之內其名曰虞舜言側陋之處有此賢人帝曰然我亦聞之其德行如何四岳又對帝曰其人愚瞽之子其父頑母嚚其弟字象性又傲慢家有二惡其人能諧和以至孝之行使此頑嚚傲慢者皆進進於善以自治不至於姦惡言能調和惡人是為賢也帝曰其行如此當可任用我其召而試之哉欲配女與試之也即以女妻舜於是欲觀其居家治否也舜能以義理下二女之心於媯水之汭使行婦道於虞氏帝歎曰此舜能敬其事哉歎其善治家知其可以治國故下篇言其授以官位而歷試諸難○傳堯年至求代○正義曰徧檢今之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博考羣書作為此傳言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必當有所案據未知出何書計十六為天子其歲稱元年在位七十載應年八十五孔云八十六者史記諸書皆言堯帝

學之子帝摯之弟摯崩摯立摯崩乃傳位於堯然則堯以弟代兄蓋踰年改元據其改元年則七十載數其立年故八十六下句求人異位是老將求代也此經文承續用不成之下計治水之事於時最急不求治水之人而先求代已者堯以身既年老臣無可任治水之事非已所能故求人代已命代者自治是虞史盛美舜功言堯不能治水以大事付舜美舜能消大災成堯美也○傳異順至之事○正義曰異順易說卦文帝呼四岳言汝能庸命四岳自謙言已否德故知汝四岳言四岳能用帝命故帝欲使之順行帝位之事將使攝也在位之臣四岳為長故讓位於四岳也○傳否不至不堪○正義曰否古今不字忝辱釋言文已身不德恐辱帝位自辭不堪岳為羣臣之首自度既不堪意以為在位之臣皆亦不堪由是自辭而已不薦餘人故帝使之明舉側陋之處○傳堯知至求賢○正義曰此經曰上無帝以可知而省文也傳解四岳既辭而復言此者堯知子不肖不堪為主有禪位與人之志故命四岳明舉明人令其在側



陋者欲使廣求賢也鄭注雜記云肖似也言不如人也史記五帝本紀云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於是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是堯知子不肖而禪舜之意也文王世子論舉賢之法云或以事舉或以言揚揚亦舉也故以舉解揚經之揚字在於二明之下傳進舉字於兩明之中經於明中宜有揚字言明舉明人於側陋之處明下有揚故上闕揚文傳進舉於明上互文以足之也側陋者僻側淺陋之處意言不問貴賤有人則舉是令朝臣廣求賢人也堯知有舜而朝臣不舉故令廣求賢以啓之臣亦以堯知側陋有人故不得不舉舜耳此言堯知子不肖有志禪位然則自有賢子必不禪人授賢爰自上代堯舜而已非堯舜獨可彼皆不然將以子不肖時無聖者乃運值汚隆非聖有優劣而緯候之書附會其事乃云河洛之符名字之錄何其妄且俗也○傳師衆至言之○正義曰師衆錫與釋詁文無妻曰鰥釋名云愁悵

不寐目恆鰥鰥然故鰥字從魚魚目恆不開王制云老而無妻曰鰥舜於時年未三十而謂之鰥者書傳稱孔子對子張曰舜父頑母嚚無室家之端故謂之鰥鰥者無妻之名不拘老少者無妻可以更娶老者即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何草不復更娶謂之天民之窮故禮舉老者耳詩云無妻始稱鰥矣書傳以舜年尚少為之說耳虞氏舜名者舜之為虞猶禹之為夏外傳稱禹氏曰有夏則此舜氏曰有虞顓頊已來地為國號而舜有天下號曰有虞氏是地名也王肅云虞地名也皇甫謐云堯以二女妻舜封之於虞今河東太陽山西虞地是也然則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及王天下遂為天子之號故從微至著常稱虞氏舜為生號之名前已具釋傳又解衆人以舜與帝則衆人盡知有舜但舜在下人之中未有官位衆臣德不及之而帝令舉及側陋意謂帝知有舜乃不獲已而言之耳知然者正以初不薦舉至此始言明是恥已不若故



不傳早舉舜實聖人而連言賢者對則事有優劣散即  
語亦相通舜謂禹曰惟汝賢是言聖德稱賢也傳以  
師為眾臣為朝臣之眾或亦通及吏人王肅云古者  
將舉大事訊羣吏訊萬人堯將讓位咨四岳使問羣  
臣眾舉側陋眾皆願與舜堯計事之大者莫過禪讓  
必應博詢吏人非獨在位王氏之言得其實矣鄭以  
師為諸侯之師帝咨四岳徧訪羣臣安得諸侯之師  
獨對帝也○傳俞然至如何○正義曰俞然釋言文  
然其所舉言我亦聞也其德行如何恐所聞不審故  
詳問之堯知有舜不召取禪之而訪四岳令眾舉薦  
者以舜在卑賤未有名聞率暴禪之則下人不服故  
鄭玄六藝論云若堯知命在舜舜知命在禹猶求於  
羣臣舉於側陋上下交讓務在服人孔子曰民可使  
由之不可使知之此之謂也是解堯使人舉舜之意  
也○傳無目至並惡○正義曰周禮樂官有瞽瞍之  
職以其無目使眡瞽相之是無目曰瞽又解稱瞽之  
意舜父有目但不能識別好惡與無目者同故時人  
謂之瞽配字曰瞍瞍亦無目之稱故或謂之為瞽瞍

詩云瞍瞍奏公是瞍為瞽類大禹謨云祇載見瞽瞍  
是相配之文史記云舜父瞽瞍盲以為瞽瞍是名身  
實無目也孔不然者以經說舜德行美其能養惡人  
父自名瞍何須言之若實無目即是身有固疾非善  
惡之事輒言舜是盲人之子意欲何所見乎論語云  
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則言瞽者非謂無目史記又  
說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縱火焚廩使舜穿井下土實  
井若其身自能然不得謂之無目明以不識善惡故  
稱瞽耳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信二十四年左傳文  
象舜弟之字以字表象是人之名號其為名字未可  
詳也釋訓云善兄弟為友孟子說象與父母共謀殺  
舜是傲慢不友言舜父母與弟並皆惡也此經先指  
舜身因言瞽子又稱父頑者欲極其惡故文重也○  
傳諧和至於姦惡○正義曰諧和烝進釋詁文上歷  
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言舜能和之以至孝之行和  
頑烝昏傲使皆進於善道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  
以下愚難變化令慕善是舜之美行故以此對堯案  
孟子及史記稱瞽瞍縱火焚廩舜以兩笠自扞而下



以土實井，舜從旁空井出，象與父母共分財物，舜之大孝，升聞天朝，堯妻之二女，三惡尚謀殺舜，為姦之刑網，非舜養之，父被刑戮，猶尚有心殺舜，餘事何所不為？舜以權謀，自免厄難，使瞽無殺子之愆，象無害兄之罪，不至於姦惡，於此益驗，終令瞽亦允若，象封有鼻，是不至於姦惡也。○傳言欲至行迹。正義曰：下言妻舜以女，觀其治家，是試舜觀其行迹也。馬鄭王本說此經，皆無帝曰當時庸生之徒漏之也。鄭玄云：試以為臣之事，王肅云：試之以官。鄭王皆以舜典合於此篇，故指歷試之事，充此試哉之言。孔據古今別卷，此言試哉，正謂以女試之，既善於治家，別更試以難事，與此異也。○傳女妻至治國。正義曰：左傳稱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以女妻人，謂之女，故云女妻也。刑法釋詁文，此已下皆史述堯事，非復堯語，言女于時，謂妻舜，於是故傳倒文以曉民，堯於是，以二女妻舜，必妻之者，舜家有二三惡，身為匹夫，忽納帝女，難以和協，觀其施法度於

二女以法治家，觀治國，將使治國，故先使治家，敵夫曰妻，不得有二女，言女于時者，摠言之耳。二女之中，當有貴賤，長幼，劉向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舜既升為天子，娥皇為后，女英為妃，然則初適舜時，即娥皇為妻，鄭不言妻者，不告其父，不序其正，又注禮記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則鄭自所說，未有書傳云：然，案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代之孫，計堯女於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於義不可，世本之言，未可據信，或者古道質故也。○傳降下至虞氏。正義曰：降下，釋詁文，周禮九嬪之職，掌婦學之法，嬪是婦之別名，故以嬪為婦，釐降謂能以義理下之，則女意初時不下，故傳解之，言舜為匹夫，帝女下嫁，以貴適賤，必自驕矜，故美舜能以義理下，帝女尊尤之心，於所居，媯水之汭，使之服行，婦道於虞氏，虞與媯汭為一地，見其心下，乃行婦道，故分為二文，言匹夫者，士大夫已上，則有妾媵，庶人無妾媵，惟夫妻相匹，其名既定，雖單亦通，謂之匹夫匹婦，媯水在河東虞鄉縣，歷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



於河、舜居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之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舜仕堯朝、不家在於京師、而令二女歸虞者、蓋舜以大孝示法、使妻歸事於其親、以帝之賢女事頑嚚舅姑、美其能行婦道、故云嬪於虞。○傳歎舜至大矣。○正義曰、二女行婦道、乃由舜之敬、故帝言歎哉、歎能脩己行敬、以安民也、能脩己及安人、則是所能者大、故歎之。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傳意出於彼也。

尚書註疏卷第二

仙云



